

清儒學案

世章





清儒學案卷一百六十九

天津徐世昌

巢經學案

黔中樸學莫猶人藍筆開山巢經擴而大之深孳許鄭不
背程朱熟精三禮六書著述蔚然宗旨正確湘鄉曾氏推
爲西南碩儒邵亭博通名相埒焉述巢經學案

鄭先生珍

鄭珍字子尹號柴翁遵義人自幼精力過人寓目輒能記誦道
光乙酉拔貢生丁酉舉人大挑二等凡三爲教官最後補荔波
縣訓導林苗攻城縣令病不能視事先生募南丹廠工三百人
縋城出擊斬馘甚眾城賴以完卽棄官歸主講湘川啟秀兩書
院同治二年有大臣論薦詔以知縣赴補江蘇未行逾年卒年

五十有九先生厭薄仕進內行敦篤事父母侍養喪葬無不竭
致敬慎少時受知於學使者程侍郎恩澤得爲學之要復從之
於湖南歸而從府教授莫猶人與儔游益聞本朝六七鉅儒宗
旨其初致力許鄭二家之書以爲不明傳注則經不能通不明
訓詁則傳注不可得而讀其於許鄭信之尊之苟有惑則憤發
譚思又不合則羣綜諸儒之說旁參曲證必求當於程朱之義
理而後已如是者積三十餘年乃於三禮六書渙然冰釋怡然
理順謂經莫難讀於儀禮而昏喪尤人道之至重爲儀禮私箋
八卷古制莫晦於攷工爲輪輿私箋二卷鳧氏圖說一卷小學
莫尊於說文以段玉裁嚴可均之說已備爲說文逸字二卷說
文新附考六卷奇字莫詳於郭忠恕汗簡而謬俗實多爲汗簡
箋正八卷漢學莫盛於康成爲鄭學錄四卷又著有巢經巢經

說一卷親屬說二卷說隸一卷樗爾譜一卷母教錄一卷文集
五卷詩集九卷詩後集四卷遺詩一卷又有深衣考三十一家
論語注輯補錢氏經典文字攷異說文大旨轉注考說文諧聲
釋名證讀世系一綫圖先秦古書讀老子注鹿忠節公無欲齋
詩注多未脫橐又撰遵義府志四十八卷播雅二十四卷

撰墓志

子知同撰行述

王秉恩鄭徵君遺著跋

輪輿私箋自序

余所見言車制者自唐賈氏孔氏及宋林虜齋元戴仲達以迄
國朝惠天牧士奇江慎修永方靈皋苞戴東原震段懋堂玉裁
金輔之榜姚姬傳鼎程易疇瑤田阮芸臺元凡十餘家他著者
未及見然已愈說愈詳矣今年自入閩五少雨熱酷窮居無膠
輒取考工經注讀之堅守康成往復尋繹時似得解頗錄記識

卷下 采 柯 俗 杓 襍 反 夙 木 免 亮 歛 其 顛

顛 頤 頤 髻 髻 髻 髻 嶠 峒 峒 免 亮 歛 其 顛

騫 騫 駟 駟 笑 禰 奔 燉 彘 黛 巨 吳

志 懼 怵 怵 漉 瀉 瀉 晶 晶 鯖 闔 睽

矐 矐 矐 矐 攴 攴 攴 攴 攴 攴 攴 攴 攴 攴

匱 匱 匱 匱 綦 綦 綦 綦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匱 匱 劉 且 鬻 乾 禽 醋 酸

右上下二卷凡一百六十五文皆說文原有而今之鉉本亡逸

者也許君記文字十五篇孔壁遺式賴以不墜而歷代迻寫每

非其人或併下入上或跳此接彼淺者不辨復有刪易逸字之

多恆由此作然如左傳詛字孔氏得之字書而陸氏則見之說

文爾疋蛤字陸氏又止見字林不見說文而陸法言孫愐乃及見之又如禰字張參已謂說文漏略而下迄南唐存於錯本至雍熙間更有禳禰並完之一本知傳寫雖各有脫漏亦復互為存逸非亡則俱亡也宋徐騎省鉉奉敕按定其時自集書正副及諸家藏本見者甚富化唐以前書亦往往尙存苟參互而詳考之不難訂補以還許君之舊願即繫傳有者已無一字錄入乃僅據本書偏旁敘例注義增一十九文而偏旁逸者凡三十有七

癩 訶 豈 冊 甲 藝 由 皖 魑 叔 并 差 吳 中 豈 辨 尙 米 月 帝 廿 希 反 免 庇 驛 弁 且 志 愬 畀 安 豎 綦 薑 劉 禽 又止補

魑綦皖三字敘例則錄詔借而遺叵希藝第四文其餘見注義

者志笑而外又皆出後世俗增以全書刊謬正俗務為嚴慎謹

守相沿不敢如李監妄有出入新增或非本意故僅略啟其端

然失此時不及整補已後一遵官定其前諸本寢以湮滅逮乎

北宋之末雖有晁氏留心參記而所見僅唐本蜀本欲盡稽合同異末由也已可勝慨哉今世所傳又惟存一鉉本外則其弟錯繫傳而已而鉉本有虞山毛氏大興朱氏新安鮑氏陽湖孫氏諸刻皆出於宋小字本大概相同某嘗以宋世遵用鉉本如集韻類篇所引者按之乃時時有所不見是卽今本亦非徐氏點檢寫雕之舊其原按所有又有逸於後之重刻者矣嘉慶初金壇段懋堂先生成說文注其書審正譌脫發明義訓貫穿古今精深宏博洵是當代殊絕之作獨於補逸取鉉增者六文別增三十六文其它則多所不具某嘗竊思古書傳者歷世久遠勢必譌闕但萬五百字同條共理其從母之字遺去似無大損然於經字正俗分隸本原所關已鉅至於生子之文或僅孳一二或乳及數十苟一或見遺是有子無母尤不可也而言說文

者但遇所無不曰某當作某卽曰某書當引誤不識何愛於明
明誤脫之本而必劈爲回護牽就若此是亦惑之甚矣自弱冠
以來稍涉許學誦覽之餘輒有所疑餘三十年矣再四推證審
知漏落謹依部次粹而記之有必連考其上下字始明白者雖
非逸文亦隨列出段氏補者說已詳乃不復贅兒子知同閒有
竅啟取其略得增成一家之說劭凱雍泰昔例可援不嫌附之
極知讒陋未盡古籍偏私曲見時所不免庶有達倉疋者將以
陪其誤而廣所不逮云

說文新附考自序

說文新附字徐氏意乎非也承認焉耳然實徐氏病盡俗乎非
也不先漢亦不隋後字孳也何俗乎爾然則病徐氏何病有二
有注爲後人加者外皆意古有矣不知其正體說文具未暇審

如譌變者具注中至古有說文俄空焉亡矣並有據若補錄善於醜起等而不能雖承詔夫安不病匪獨病徐氏也彼所附世多卽爲說文亂舊章迷後學好古者矯之又別其爲脫寫隸變概俗之不屑道則說文亦病焉余爲此乃臚刊之稽諸古推著其別於漢或變矧於魏晉六朝之際使說文正字犁焉別出逸者詳前考不復言庶許君無遺漏之譏亦令兒輩執經問字知時俗增變原委云爾

巢經巢經說

補正爾雅釋親宗族

爾雅之釋宗族舍人孫李本久亡今所存惟郭景純本然注略邢疏復不詳余三復斯篇文蓋多所譌脫卽近日邵氏晉涵正義郝氏懿行義疏雖考證綦詳而於此亦未之疑及也按儀禮

喪服小功章稱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凡三世總麻章稱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凡四世是祖之親兄弟與其子若孫稱皆冠以從祖曾祖之親兄弟與其子若孫若曾孫稱皆冠以族明甚從祖者言其親從祖而別非祖行之謂猶其親從父而別者稱從父非父行之謂也其親從曾祖而別者賈子六術篇亦稱從曾祖而於正經止稱族族者賈公彥云屬也骨肉相連屬也蓋所謂四總麻者於曾祖爲兄弟之親於祖爲從父之親於父爲從祖之親於己親雖將盡而猶相連屬有服故曰族至族昆弟之子我之曾祖兄弟乃其高祖祖遷於上戚單於下卽骨肉不相連屬止謂之親同姓而無從以族字加之矣故於父爲從父者於己則爲從祖於父爲從祖者於己則爲族稱曾祖兄弟之親爲族祖漢魏前未之聞也今旣釋

曰父之從祖昆弟爲族父父之從祖祖父爲族曾王父父之從
祖祖母爲族曾王母與喪服經合矣而於族父之妻乃曰父之
從祖昆弟之妻爲族祖母於族父之姊妹乃曰父之從祖姊妹
爲族祖姑不儕父行於祖行乎此非可以族祖王母例也父之
從祖昆弟之父母本是祖行故冠以族曰族祖分男女則曰族
祖父族祖母從祖之尊稱則曰族祖王父族祖王母族字與從
祖從父一例是支派定稱稱族祖卽是祖行男稱族祖父其妻
卽族祖母其姊妹卽族祖姑斷不得稱其婦女曰族祖母族祖
姑也邵氏云族祖母族祖姑稱族祖者言自族祖而別夫言自
某別者謂彼於我從某世分也故可言自祖而別自父而別自
曾祖而別斷不可言自族祖而別此義就已言就所稱者言俱
無可通邵說殊謬又父之世母叔母卽父之從父昆弟之母也

既釋曰父之世母叔母爲從祖祖母復曰父之從父昆弟之母爲從祖王母不緼復乎又既釋曰父之從祖昆弟之母爲族祖王母不應族祖王父反無釋又喪服從父昆弟姊妹皆大功親從祖昆弟姊妹皆小功親亦不應止釋從父昆弟而於從父姊妹從祖昆弟姊妹俱無釋此皆非始作卽然也今詳審經文父之從祖昆弟之妻爲族祖母蓋誤衍一祖字父之從父昆弟之母爲從祖王母當是父之從祖昆弟之父爲族祖王父之誤古本原與下族祖王母句對文也父之從祖姊妹爲族祖姑當原是父之從祖姊妹爲族姑父之從祖姑爲族祖姑兩句傳寫上句脫爲族姑下句脫父之從祖姑遂致斯誤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爲從父昆弟下疑舊有其女子子爲從父姊妹從祖父之子相謂爲從祖昆弟其女子子爲從祖姊妹三句乃於儀禮五服

內親無一遺闕是皆參互可見而自開成石經已同今本知其
譌脫在唐人已無知者矣珍以爾雅爲詁訓之宗釋親關名教
之大而窮經家相沿不察致三從之稱畫然易明者往往心目
蒙昧如近日易疇程氏說禮名家而其文足徵記中親屬隆殺
述至以昆弟之曾孫與族曾孫爲二人以從父昆弟之孫爲族
昆弟之孫則此篇關係非淺尠也不揆無知竊爲補正庶幾明
積非備族從俾幼童讀爾雅者知與喪服一經一訓原無缺誤
云

今補正本

父爲考母爲妣父之考爲王父父之妣爲王母王父之考爲
曾祖王父王父之妣爲曾祖王母曾祖王父之考爲高祖王
父曾祖王父之妣爲高祖王母父之世父叔父爲從祖祖父

父之世母叔母爲從祖祖母父之舅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
叔父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
爲妹父之姊妹爲姑父之從父舅弟爲從祖父父之從祖舅
弟爲族父族父之子相謂爲族舅弟族舅弟之子相謂爲親
同姓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爲從父舅弟其女子子爲從父姊
妹從祖父之子相謂爲從祖舅弟其女子子爲從祖姊妹子
之子爲孫孫之子爲曾孫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
孫來孫之子爲舅孫舅孫之子爲仍孫仍孫之子爲雲孫王
父之姊妹爲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爲曾祖王姑高祖王父
之姊妹爲高祖王姑父之從父姊妹爲從祖姑父之從祖姊
妹爲族姑父之從祖姑爲族祖姑父之從祖舅弟之父爲族
祖王父父之從祖舅弟之母爲族祖王母父之兄妻爲世母

父之弟妻爲叔母父之從父舅弟之妻爲從祖母父之從祖
舅弟之妻爲族母父之從祖祖父爲族曾王父父之從祖祖
母爲族曾王母父之妾爲庶母祖王父也舅兄也 宗族

妯娌

爾雅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妯
後生爲娌同出謂同一父所出也其先生者男稱之爲姊女稱
之爲妯後生者男稱之爲妹女稱之爲娌姊妹者男子於女子
之專稱妯娌者女子於姊妹之專稱通之則女亦可同男稱衛
女之詩遂及伯姊是也男亦可同女稱列女傳魯子皮之姊號
公乘妯子皮與之言皆稱曰妯是也推之則於諸父諸母所出
亦同此稱從父姊妹從母姊妹之等是也惟女子謂姊妹爲妯
娌故妯娌相稱卽據其年之長少以妯娌呼之親之若姊妹也

而繫以婦曰妯娌婦娣婦別其非同生也自孫叔然誤解同出爲
俱嫁事一夫郭景純氏因之世皆奉爲定說妯娌娣爲女子於娣
妹之專稱義遂昧矣孫郭之義蓋據左傳厲嬀之娣戴嬀戴己
之娣聲己諸文爲說不知娣止是女子妹稱俱嫁一夫是娣各
嫁一夫亦是娣公羊傳以姪娣從是女子在母家謂妹爲娣與
謂兄弟子爲姪皆是定名不待嫁事一夫始名姪娣也苟以娣
娣是同嫁一夫者妯娌何以稱妯娌婦娣婦如曰妯娌須繫以婦
穆姜謂聲伯之母子容之母謂叔向之妻何以止稱曰妯又如
以姪娣從者娣自是後生然不無先生之姪既定名爲姪不應
因嫁改稱妯而少於己者又不應升同已行改稱娣况女君與
妾自是定名如女君稱妾長己者爲妯妾稱女君少己者爲娣
亦決無是理也謂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同出文同義豈宜異郭

注又云同出謂俱已嫁一篇之中前後歧解郝氏義疏因云姨有二義俱嫁一夫各嫁一夫皆謂之姨稽之於古稱妾爲姨殊無所出至鄭漁仲說未嫁不容相呼豈妻之姊妹在室者必不許姊妹之夫語及耶尤不情矣

說士昏禮夫婦之名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夫婦非名之大者乎今有夫婦於此共牢而食未久也或問之則卽應曰是某也夫是某也婦言之正者名順故也未然者或言相及道相遇心固知其爲夫婦而口不可得名也強名之匪惟人哂之己必內慙焉此天下之同情也聖人緣情以制禮制禮以定名名正而夫婦之道乃順而無苦矣壻之迎婦也女次而純衣已居然婦矣名婦可乎聖人曰未受夫之雁無從夫義則仍女也壻之迎婦歸也御車授綬

揖入寢門已居然夫矣名夫可乎聖人曰未入室對筵坐無匹配義則仍壻也故士昏禮奠雁以前婦止稱女入室以前夫止稱壻至奠雁再拜稽首壻於女若曰吾已執摯授汝矣女於壻若曰吾受若摯則從汝矣經至是乃謹變女名婦曰婦從降自西階於是婦之名定而壻猶不與以夫之名者此其際聖人之慮深矣及壻入於寢室婦於夫若曰苟非吾夫者而焉入此室也夫於婦若曰吾非若夫者而焉有此室也經至是乃謹變壻名夫曰夫入於室卽席於是夫之名定聖人之於名其不稍苟假若此故夫婦之道順世之未婚守節於三代或未之有乎卽有之殆聖人之所難言乎雖然當世教衰時一邑一州多得若人八九輩以恥紛紛之定名夫婦與居生子且老而朝曰乃暮卽在也輿者其羞惡之媿發視與之論周孔禮制或必有易入

者乎孔子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一受其聘終身不改此於
女子之道誠窮極不可為常正聖人之教夫婦亦斷不若是其
難而人且若是其難則盡人可為而且不為者於夫婦之名何
居也

孔子生卒

公羊穀梁兩傳於襄公二十一年並云庚子孔子生在經十月

庚辰

至

會於商任之下

唐石經公羊傳及以後諸本並作十有
一月庚子孔子生與穀梁異陸氏公羊

音義庚子孔子生下云傳文上有十月庚辰則亦十月也一本
作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是知公穀兩家所記本無不同當以陸
氏所據為定本俗人不計十一月據經十月庚辰朔推之則庚
無庚子妄增十有一月世惑遂生

子為十月二十一日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是今八月二十一日

孔子生日也左傳續春秋經於哀公十六年書夏四月己丑孔

丘卒據前十四年經夏五月庚申朔推之則己丑為四月十二

日周之四月夏之二月是今二月十二日孔子卒日也自襄公二十一年數至哀公十六年孔子壽實七十四歲三傳公穀詳生左氏詳卒明白可據本無誤者自司馬遷作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於是孔子生年始誤壽數差減一年詳史公所以知孔子生卒捨三傳必他無所據卒既與左氏合不應生年與公穀不同必二十二年爲傳寫之誤後人據誤本推數兼改後文年七十四爲七十三耳小司馬索隱據公羊庚子上有十一月之俗本謂史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是亦強作解事者也及朱子作論語序說云孔子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世皆信從不疑不知朱子捨師師相傳之兩經從相沿寫誤之一史又合以公羊俗本之日月則直誤之又誤按春秋

襄二十三年書王二月癸酉朔由此年二月朔癸酉逆推至去年十一月中閒臘正兩月無論大小建十一月並無庚子朱子當日徒會合史傳未經細審遂致言先師生年者不信兩經親炙之記而信朱子杜造之命矣至孔子卒之月日謂經誤自杜預始杜釋夏四月己丑云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蓋據所推長厯言之不知誤在長厯不在經也長厯之誤在於哀公十二年不從先儒再失閏之說以後少補一閏又不知秦以前置閏必在歲終而隨月安閏遂致推經不合卽謂經誤今詳考之哀十二年十二月蝥季孫問諸孔子孔子謂火猶西流司厯過也賈服諸儒皆以十二月實周之九月謂之再失閏見長厯杜氏獨以爲止失一閏十二月實周之十一月云若如諸儒所說則是三失非再失按孔子止云厯過

再失閏本無明文賈服諸人所以知再失者蓋以襄二十七年
經書十二月傳謂辰在申再失閏者例之火西流是七月則辰
亦在申也而同爲十二月是其再失閏亦同杜氏於襄二十七
年經謂若作十二月則是三失閏與傳言再失不合直以經爲
十一月之誤頓置兩閏以就其厯至是又守是三非再之說以
難諸儒謂止失一閏夫以九月爲十二月則先卻三箇月明是
三失閏而左氏止云再失漢魏左傳大師豈少精厯數者亦皆
以襄哀兩事並因再失閏以九月爲十二月必是知其已先三
月而止得爲再失之故杜作長厯自云不知春秋時厯本術但
據經傳反覆求之安知左氏與諸儒止算再失者非卽其本術
乎杜旣擅改舊說謂正厯止當補一閏而又不知古厯閏在歲
終見十三年經有十二月螽傳有七月辛丑十四年經有五月

庚申朔十五年傳有閏月合而計之意以若十三年補閏必在十二月之前如是則螽在十一月經不合書十二月是補閏必不在十三年十五年既傳有閏月則必於十四年正厯補閏而十四年五月朔既是庚申其前四箇月若無閏則十三年七月不得有辛丑故長厯於十四年閏二月以合前後經傳宜其推至孔子卒日不得有己丑而以經爲日月有一誤也今以舊說哀十二年再失閏推之據十五年傳出閏月知以前厯必補正矣而其補正要不出前三年若於十二年因孔子言卽正之補閏十二月則明年螽卽是十一月以十三年仍書十二月螽知此年誠如杜說不卽改矣十二年既無改理十五年又已見正閏則十三年十四年不並閏十二月此兩失閏於何補置乎古今授時之常一歲止十二月有閏則十二月卽一再失閏理不

過多其閏年以消息之若如杜氏於襄二十七年頓置兩閏則一年有十四月行之民間豈不駭眾古亦未聞有是法也今考哀公十三年閏十二月十四年亦閏十二月以補前再失閏則由十三年七月初七日辛丑据長厯下推至十四年五月朔得庚申又由五月庚申朔下推至十六年三月並一補閏一正閏共得二十五月除去大小餘至四月朔得戊寅其十二日爲己丑經究何嘗誤乎杜氏止爲強異先儒少補一閏己丑因後一月若前兩年仍頓置兩閏必不謂此經誤也然如杜法隨時頓置兩閏雖得合此經其十三年之七月辛丑十四年之五月庚申要有一處不合必又謂爲其月所無定是經傳之誤噫杜氏必使人言先師卒之月日誤在史文不得謂誤在己推長厯其肌廢漢說之罪於斯爲大後儒皆不察而羣信之何也

樗繭譜自序

戴君者民也養民者衣食也出衣食者耕織也不耕則饑矣不織則寒矣饑寒亂之本也飽煖治之原也故衣食自古聖人之所盡心也堯命羲和爲此謀天也禹八年於外爲此謀地也舜咨九官十二牧爲此盡利也湯武誅放桀紂爲此去害也周公夜思繼日求善此之法也孔子孟子老於栖皇求善此之柄也無衣食古今無世道也舍衣食聖賢無事功也自井田廢而食之路隘矣雖名至治無干戈而已矣無災異而已矣豪富者無惡歲也貧苦者無豐年也爲食之路隘也若衣之路則倍於古矣古麻絲葛而已今則中土之古終也西北之毛也絨也其名不可勝數也而唯富人得是也天下率衣木棉也而十五猶僅蔽前也古之桑麻婦功也皆自爲白衣也餘始通易也雖王后

亦親蠶織以供天子冕服也今則男事也非為衣也以謀食也故古之民上勸之而猶惜其力也今之民不惜其力而惜其無地可施也故雖堯舜亦無法也有可衣食任自為也今貴州之地十九山也曰不足食居人也無吳楚齊秦利也榦繭先郡守遺以食遵義者也今食者十之八矣有田者且食之矣皆榦也但有山也皆可榦也榦則食矣但蠶也山人之山而亦食矣非一遵義也非一貴州也此譜之所以作也

棉花元名古終見本草綱目木棉條下

文集

駁朱竹垞孔子門人考

竹垞朱氏既著孔子弟子考又以七十子之徒公羊高穀梁赤等為門人著孔子門人考謂歐陽子言受業者為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為門人稽之論語所云門人皆受業於弟子者顏淵死

門人厚葬之此顏子之弟子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弟子子疾
病子路使門人爲臣此子路之弟子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
此子夏之弟子孟子云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此子貢之
弟子斯言也害經之至按論語記孔子言行其或曰門弟子或
曰門人皆孔子之弟子也所以稱門弟子門人者古之教者家
有塾塾在門堂之左右施教受業者居焉所謂皆不及門及此
門也奚爲於某之門於此門也滕更之在門在此門也故曰願
留而受業於門禮記檀弓孔子先反門人後又孔子與門人立
拱而尙右二三子亦皆尙右又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請
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又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史
記仲尼弟子傳孔子曰自吾有回而門人益親諸言門人卽弟
子也何有弟子之弟子乃爲門人哉朱子所舉論語惟一貫章

疏云門人曾子弟子厚葬章疏云門人顏淵弟子推邢氏之意蓋以文云子出當不在孔子之家疑者不問孔子而問曾子厚葬者敢違不可之命而必致其情是必顏曾之弟子也然則孔門諸弟不當互相諮益亦不當厚葬朋友乎其說固已難通至子路預具家臣待庀師喪何以必須使己弟子當時病終不聞七十子不將都無一事止視孔子死於子路弟子之手而不敢與子路弟子之大葬孔子乎子路在孔門自秦商顏路外其齒爲長其進道最勇爲同門所素敬至是不敬其輕慢之必有見於詞色者師非孔子孰無所短是豈爲之弟子者所敢出乎若治任將歸之門人三年之外服師之心喪畢也入揖子貢嚮哭失聲去者留者痛師之不復見也使爲子貢弟子何以歸必於三年之外而入揖皆痛哭也論孟所有門人爲朱氏未舉者更

有童子見門人惑此誰氏之門人益成适見殺門人間豈适亦
宜有弟子乎若問交子張者經明云子夏之門人如朱說則是
子夏弟子之弟子也而云子夏之弟子是門人弟子依然無別
直自相矛盾矣朱氏他考訂多純確此乃大謬誠所不解詳歐
陽子跋孔宙碑陰徒見其四十二人稱門生又有十人稱弟子
以爲必有分別因云親受業者爲弟子轉者傳授者爲門生不
知門生弟子原皆門人之稱宙碑云故吏門人乃共勒石示後
而其陰由門生門童而故吏而故民止矣繼十弟子在末則續
添出錢之人故變門生題弟子亦由楊著碑陰前已題右沛君
門生末又題右三人沛君生爲續添而省門生日生耳豈生與
門生又有別哉洪景伯已覺歐說不安增一語曰總而言之亦
曰門生以求通於他碑之止稱門生者不思他碑固可通在宙

碑明是門生弟子分題如其說則其稱門生者必受業於稱弟子者也題名固可以學子居前先生殿末乎朱氏又云隸釋隸續所載諸碑有弟子復有門生知門生弟子固別按漢碑有弟子復有門生者惟一孔宙碑陰卽以宙碑而論碑云門人而陰並有門生弟子是門生弟子皆爲門人又安得云門人止是門生也若他碑惟謁者景君碑陰皆稱弟子而先題諸生服義者則弟子卽是生楊震碑其孫統之弟子所立而云統之門人陳熾等緣在三義一樹立石於墳道楊著碑其弟子及季父秉從兄統之弟子所立而云門徒小子喪茲師範故樹斯石其陰則題後公門生沛公門生逢盛碑其父之弟子所立云感慙三成一列同義其陰徐承四人題家門生魯峻碑門生三百二十人追惟游夏之義作諡宣父諡君曰忠惠父夫曰緣在三喪師範

感三成追比游夏作諡非受業弟子而何則弟子門人門生是一無別證以漢碑益明白矣或曰後漢書鄭康成傳門生相與撰諸弟子問五經爲鄭志門生與弟子明別朱氏據歐洪殆未必非曰此修辭之體然爾若云門生撰門生弟子撰弟子卽不成文語矣鄭志實康成弟子趙商張逸等撰故唐劉知幾議則云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其師所著述及應答時人作鄭志是康成傳正門生卽弟子之確證與史記仲尼弟子傳云仲由門人請爲弟子措詞正同若誠有別然則子路之及孔門是由孔子之再傳弟子先容歟或又曰後漢李固傳云固下獄門生王調貫械上書證其枉及固死弟子郭亮負銖鑽乞收固屍賈逵傳云拜達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此又豈是無別者曰此言之門生不可與門人並論也漢時弟子稱門生而凡在

門下奉教令不必師其學問者亦稱門生鄧壽傳竇憲常使門生齋書詣壽有所請託楊彪傳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推財物及此兩傳之門生皆是也特如今所謂門子門丁耳顧亭林云漢人以受學者爲弟子其依附名勢者爲門生亦與史傳諸碑舛背迨降至六朝仕宦者皆名門世族寒賤無出身之路相率趨赴勢家列其門籍爲門生如南史顧琛傳琛以宗人顧碩寄尙書張茂度門名者乃得如亭林所云耳其時初至者入錢爲贄甚乃重賂賂以求充梁顧協有門生始來事知協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怒杖之二十陳姚察有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厲聲驅出而宋顏竣多假資禮解爲門生充朝滿野殆將千計可見也其人供使令賤役又似今奴僕之類晉王徽嘗將門生兩三人入山采藥陶淵明使一門生二

兒昇籃輿周嵩嫁女門生斷道庾子輿之官巴陵勒門生不許
輒入城市劉瓛游詣故人惟一門生持胡牀隨後徐湛之謀逆
謂范蔚宗已報滅質悉攜門生義故前來應得健兒數百皆其
證顧琛傳稱尚書等門有制八座以下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
得雜以士是所謂門生且非士流更何受業之有然藉其資可
以得官陸慧曉爲吏部尚書王晏典選內外要職多用門生義
故王琨爲吏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用兩門生江夏王義恭
屬用二人後復有所請琨不與則當時門生授官且有額例故
宋孝武責沈勃周旋門生競受賄賂多者至萬少者千金是其
爲名利之階梯正與今之具贄拜門生希拔擢藉袒蔽者同不
得以與弟子稱門生者並言也

古本大學說序

大學小戴記之第四十二篇也漢河間獻王后倉所傳鄭康成所注今稱爲古本在禮記正義中至宋仁宗時特取以賜及第進士大學之單行自此始後明道程子以誠意章有錯簡遂移康誥四條湯盤四條邦畿三條次則近道矣後移瞻彼於戲聽訟三條次節彼南山後伊川程子則移康誥日至止於信次知之至也後移詩云瞻彼至沒世不忘也下接康誥曰惟命至則失之矣次爲天下僂矣後而以聽訟條次未之有也後此謂知之至也之前謂此謂知本爲衍大學之有改本自是始朱子因之更考經文別爲序次以作章句是爲今本世之童子啟口卽讀之於是漢傳古經變而爲朱子之大學而六七百年學者之心不能泯然亦遂爭新角異而大學日多矣其最著者董文靖本退知止近道二條合聽訟二條爲格致傳宋葉丞相王魯齋

車清臣明方正學宋濂溪蔡虛齋王守溪徐師曾劉念臺諸公
並昌明其說鄭濟仲至篆書刻本行之幾幾與朱子章句相伯
仲以外崔後渠高忠憲李見羅季彭山郁文初諸改本咸自驚
獨見闕然一時餘紛紛益不可勝記至王順渠古本刪而改大
學之禍極至豐考功僞石經出而轉成笑柄矣是故王文成李
文貞復古之功不可沒也今見鄰水甘秩齋先生家斌大學說
其書不別經傳分爲十章移瞻彼於戲二條於此謂知之至也
後移所謂誠其意至必誠其意於此謂知本後所謂修身以下
章次並同朱子又一新異本也詳其說直切明易無穿鑿糾纏
之私而文頗繁冗節裁十之五六付其族姪雨施大令刊本成
一家之言顧念漢傳古經舊矣如先生之說使仍就古本故次
則既不蹈董文靖後諸儒欲復古而反亂古之譏而於文成文

貞之書大義復不相乖忤不尤善歟焉得起先生而質之

附錄

先生十餘歲舅氏黎雪樓令浙歸多蓄典籍悉令發篋讀之恆達旦夕肘不離案衣不解帶數年德業大進雪樓奇之妻以女

黎庶昌撰行狀

陳

田黔詩紀略後編

遵義漢牂柯地自郡人尹珍從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教授南域後遂無以經術發聞者故程春海以子尹爲先生字於是毅

然自任學成衰然爲西南巨儒

同上

程春海謂先生曰爲學不先識字何以讀三代秦漢之書於是大感悟益求聲音文字之原與古宮室冠服車輿之制方是時海內崇尚考据名曰漢學從者波靡先生師承其說實事求是

不立異不苟同卽已洞知諸儒得失治經宗漢析理尊宋久之

經術益深

黎庶昌撰行狀

先生論學曰尊德性而不道問學此元明以來程朱末流高談性理坐入空疏之弊明於形下之器而不明於形上之道近世學者矜考據規規事物陷溺滯重之弊其失一也程朱未嘗不精許鄭之學許鄭亦未始不明程朱之理奈何歧視為殊途偏

執之害後學所當深戒

子知同撰行狀

先生嘗教子知同日朱子一生精力盡在四書集註根柢盡在近思錄吾五十已後看二書道理厯厯在目前滾過稍涉影響便有走作嘗欲為談理一書名曰危語

按黎庶昌撰行狀有巢經巢窠語謂為已成書

擬六十外始作之未及屬藁

子知同撰行述

先生論當代學術曰禮經恆苦前儒聚訟熒視惑聽賴有國初諸老權衡得失審當莫如鄭康成爰奉為圭臬反覆參詳求明

注說不遽詰難厥功不亞孔賈乾嘉以還積漸生弊號宗高密
又多出新義未見有勝十九舛駁說愈繁而事愈蕪較前古爲
尤甚故言三禮墨守司農不敢苟有出入至於諸經率依古注
爲多宋後儒者喜變舊說未免憑臆逞私無足徵信國朝專力
復古事必根據然後敢言故若胡朏明考禹貢陳長發闡毛鄭
詩張皋文通漢易之類精確異常獨有千古信吾師也同上

先生嘗曰小學有三曰形曰聲曰義形則三代文體之正具在
說文若歷代鐘鼎款識及汗簡古文四聲韻所收奇字旣不盡
可識亦多僞造不合六書不可以爲常也聲則顧氏音學五書
推證古音信而有徵昭若發蒙誠百世不祧之祖義則凡字書
韻書訓詁之書浩如煙海而欲通經訓莫詳於段若膺說文注
邵二雲郝恂九爾雅疏王懷祖廣雅疏貫穿博衍超越前古是

皆小學全體大用別有漢隸學號專門並當精識然後茲學源

流備舉

同上

先生撰遵義府志凡古今文獻蒐羅殆盡閒涉全黔事蹟好古

之士欲考鏡南中爭求是書比之華陽國志

同上

巢經家學

鄭先生知同

鄭知同字伯更巢經子少時巢經遣就貴陽守劉仙石幕其後

從姚彥侍布政於川東張文襄督學湖北亦從之光緒丁亥文

襄開府兩粵設廣雅書局於廣州南園聘先生爲總纂未幾卒

先生紹述先業益暢其支謂說文本篆皆大篆之未經變亂者

但以秦法書之非小篆也其言爲自來治說文者所未發在蜀

中爲彥侍先人文僖公文田訂補說文攷異物成平生撰述斯

為巨編在粵中整比巢經遺彙成親屬記汗簡箋正二書其自
 著有說文本經答問二卷說文淺說一卷屈廬詩集四卷又有
 說文商義說文譌字說文述許經義慎思錄愈愚錄隸釋訂文
 楚辭通釋解詁多未定彙

參王秉恩撰鄭徵君遺著跋 趙懿巢經巢詩集書後 屈廬詩集

鄭學錄後序

先君子服膺家康成公之學數十年日壯歲即喜搜掇康成雜
 事知同髻鬢恆見手寫冊子弄篋衍久漸增富嘗舉示知同曰
 康成為漢學之宗宜有年譜纂次生平第世越千六百餘年載
 籍淹淪存者僅一史傳而趙商墓碑某氏別傳諸文皆不復可
 得覩其佚雖時時見他說要事實之失傳者或多矣然其出處
 大節范氏已具綱領若薈粹諸書遺文因傳條例而參稽之固
 自蹤蹟宛然靡所闕略又所著書見隋唐志及羣籍者凡數十

種最稱詳夥雖文十有八九不存其目儼在而其門人之顯著
爲名臣爲通儒下至名氏足徵者猶數十人是皆後學所宜周
知余暇當綜核軼事傳麗傳文用推究其始末卽按之撰譜而
編書籍與弟子附焉知同謹受命罔敢贊一辭己未之春離侍
館貴陽逮秋還山則先君子書成受而讀之首傳注次書目弟
子目而終之以年譜焉夫然後家康成公文行厯厯如指掌中
閒遭亂未克付劂氏甲子秋先君子卽世逾年知同挾諸遺藁
走謁唐鄂生先生綏定先生一見茲錄首欲梓行公諸同好遂
令述先君作書意指知同於先君子之學莫能窺其萬一他不
敢贅謹敘其庭聞梗概若此

汗簡箋正後序

先君子爲古篆籀之學奉說文爲圭臬恆苦後來溷亂許學而

僞託古文者二在本書中有徐氏新附在本書外有郭氏汗簡
世不深攷漫爲所揜自宋已還咸稱新附爲說文與許君正文
比竝已自誣惑而汗簡尤若真古冊書之遺眴其奇佻者至推
爲遭秦所劫盡在於斯而反命許書爲小篆何其倒也國朝書
學昌明小學家始寢覺二者之非古然未有追窮根株精加研
覈顯揭眞贋所由來者先君子有慨於是自少壯輒致力潛探
确求所以推本詳證各得所當先成說文攷附隨修汗簡箋正
以謂新附之蔽不過舉漢後字加諸先秦猶屬經典通行習用
識者辨其非古求得本文則已無他諄也汗簡之不經則異是
其厯采諸家自說文石經而外大抵好奇之輩影附詭託務爲
僻怪以炫末俗甚者有如碧落文王庶子碑天台經幢義雲切
韻裴光遠集綴等十數種其骯骯之蹟往往如出一徹郭氏乃

專信不疑哀輯繁猥不遺餘力加之自爲裁製求合所定偏旁
未免變易形體以就已律不必其出處有然自我作古於斯爲
劇卽或本非俗造舊有自來而出世久傳譌動成歧異至有一
文演爲數體是類復了無決擇前後差互疊出更屬觸目榛蕪
其間偶有眞書出許祭酒網羅之外賴其著錄以存編中正寥
寥可指屈初無補於全文之踳駁也先君子所爲抉其底蘊爲
之箋正莫若此數端最不可爲訓者矣前咸豐壬子癸丑閒大
判辯駁已詳惟徵實或且缺略旋遭世變挾橐四方未卽畢功
同治初載先君子年幾六十倦於檢覈爰命知同依例補葺而
寇禍未已家書復半遭逆焰仍屢作還輟甲子季秋先君子棄
養疾篤時治命諄諄猶以是編爲切遲至光緒己卯客游滬上
乃重得薛季宣所訓僞古文尙書孫淵如魏石經遺字攷及金

石各編畢力推勘嫻理甫十九就緒又閱八年戊子孝達張公
總制粵中開廣雅書局知同幸與纂修公亟屬先成是編然後
始末釐訂畫歸一律親摹其文校讐無爽一如傳本付諸刷氏
夫乃歎述作之難如爾而非我公之好古慤懇其終猶未易觀
厥成也其間儻有遺譏則知同不敏先君子無與焉是冀達者
理董將來仍許君撰說文舊志云

親屬記後序

類攷名物諸篇至今日稱大備自典禮冠裳宮室舟輿以訖食
用之細凡可以會萃而條理之者近儒無不網羅殆盡各纂成
書獨於倫紀之所繫屬宗族姻婭之繁悉所爲辨親疏遠邇以
定名分而闢禮俗教治者國朝諸博碩則猶莫或綜覈焉湖孔
子壁中書原有親屬記篇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嘗稱其語蓋七

十子後學所撰禮記百三十一篇之一爲文詳略未知何等自
二戴刪落輒早散亡迄今所有述古而彙舉可稽如兩爾雅釋
名廣雅所載釋親諸篇不過大端約具外此散見經籍猶縷縷
非一至昔三代所無後世迺見稱號如舅妻曰妣之類亦足爲
典要者復不易指屈且本親外姻之名漢晉已降隨俗增加或
一人稱謂雜出非一苟其不諄於理竝學者所宜周悉是皆不
能無專載爲之兼攬者也又古典傳之既久不無譌脫爾雅釋
親所言較以儀禮喪服經傳卽如九族名稱凡同高祖之子孫
夫婦男女自族曾祖父母已下四世例如族字同曾祖之子孫
夫婦男女自從祖祖父母已下三世例如從祖字禮經條例故
自朗晰迺釋親於此兩行輩羣人之稱往往傳寫歧誤惑學
人以致近代瑤田程氏說喪禮於高曾子孫稱族稱從祖者時

或移混而亂服制等差卽邵氏郝氏疏爾雅且不免遷就釋親
駁文而強爲之辭是尤不可不急正者也先君子生平箋釋禮
經於喪服五等隆殺適當何親先定其所主名兼糾正釋親差
互禮經之謬悉有成書而猶慮其非聚觀羣倫不易顯著況諸
親名稱之全今古繁難曷無統紀雖在一時宿學試問以親貫
中夫人所當稱號及聞世異同或且茫無以應然則是編誠不
可少之急務不能久聽其闕如者也爰就解經餘暇綴成斯記
提古爲綱附以漢後博極羣書鉤稽類例其次由親及疏秩序
井然令閱者瞭如指掌更無疑誤又各卽當條之下分注出處
恆有案說辨同異訂違失酌古準今歸之適用脫稟於咸豐庚
申凡四閱月而功竣於是不嫌僭擬題以壁中經記舊名以授
知同第爲時過速偶或標舉正文出典尙闕亦有其名疊見數

書或一二要處遺忘未及知同後時捧讀謹略增加而未備也
歷光緒丙戌游幕省垣持示衡山陳子一見詫爲絕作慨任梓
行且樂爲補就知同乃相與益足注文數十百所用付劂氏然
後斯輯不可謂非詳贍矣苟尙存罅漏或異時陳子踵爲繕完
或世有同好旁搜續屬囊括無遺則尤善之善者已猥如末世
俗稱姑曰姑母姑夫曰姑父舅曰舅父從母之夫曰姨父是類
殊瀆亂不經非古聖王別嫌明微之至意故皆不登攬非失載
也讀者諒之鏤版將竟陳子謂不可無言敢鬯述先君子惰趣
用公諸世

說文淺說

大凡古人一種書須先識得條理有條理卽有門類其用功當
分類求之然後易記易曉讀說文更是要著乍看其書各字管













各字文義既不相聯屬篆體奇古又皆難識注文亦復簡奧苟不得其條例自無入門之路尋其條理亦易耳條理何在互古今所有文字不外乎形體詰訓聲音三大頭腦就此三事中分出許多門類各依端緒理之使之同條共貫自有相引彌深旨趣何苦其難之有今爲遍詳如左

六書分類說

象形獨體第一

象形者造字之始說文敘云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倉頡之初作書本依類象形是也蓋文字起於語言語言出自名物上古時語言名物甚簡而皆有形可象故聖人作爲文字託始於此是爲後來會意形聲眾字之母說文凡會意形聲字十九在部中象形字一例在

部首後世謂之偏旁此最關文字之根柢所以令人讀說文必先講明五百四十部首者尋原之說也人皆以其太古稀見之故苦於難識是第一步便行不去不知後世所習用大半屬會意形聲字文雖易識事頗繁難每字多有正體別體俗體譌體正義別義假借義引申義正音轉音變音方音之不同許多轉轄唯部首象形其文既少不過數百其形既簡不過數筆而往往止一文一義一音何等便易就令一日講究十文不及一月已畢功矣且其大用不僅識字已也象形字出於古聖人手爲文最樸而用文極功用筆特損而狀物絕肖如畫竹作竹眞是竹畫木作木眞是木畫蛇形作蛇之頭目神情畢露畫豕頭作豕豕之突喙狀貌儼然斷移不到別物身上甚至畫燕乙但一筆作乙畫手肱但一筆作乙畫人身但兩筆作人其神妙有

如此者況其取象變動不居如畫口作畫齒作此正象也
其畫牙作則橫形而豎作之畫車作則平形而側作之爲
之古文象兩猴相對篆文則猴之頭毛面目身手足尾無
一不備羊字從尾看向前字舉一以見三鳥之篆从
一旁視其古文全體具存龜之古文從背上視其篆文龜
腹背俱見最巧者貝形作從一頭視而得背穹隆而腹下歧
之象古聖王設卦觀象總以八卦爲乘除交錯變化往來以通
萬物之情其情尙微眇幽深獨象形字百變不窮明以示人而
至理存焉虛心察之益人神智不少凡皆象形正體其變體則
有數類

合體象形第二

合體象形者半體象形半體會意也亦謂之象形兼會意其文

如疋之象也。上象腓腸，下從止。眉之象，眉下從目中象眉之形。

上象額理是也。止即古趾字，在足下故從止。在下會意於上作

𠃉以象腓腸。

腓腸一名腓腸，人足脛後筋肉結交也。

眉在目上故從目，在下會意

於上作𠃉以象眉。竝以欠象額理，是為象形字之一類。此類字

不為太早，當出自自有會意字以後。象形本倉頡所為造字之法

厥後亦累代依法為之。三代皆有象形字，不必盡屬倉頡所為

也。

象形兼聲第三

象形兼聲者，文既象形而又加聲一旁也。如齒篆以𠃉形排於口唇上下也。已是口齒之形，又加止字為之聲，以定音讀。金篆以立象，金在土中已得金形，又加今字為之聲，以定音讀。此類字最少，偶一有之。說文止見數文，蓋古時不以為常也。

象形字加偏旁第四

象形加偏旁者其初本止有象形一體久之猶恐其事不明別取一字配之也如戶本象形其古文作屎別加木以爲之形厂本象形其古文作斥別加干以爲之聲网本象形其別體作網今作網既加糸爲形又加亡爲聲此與上兩類又不同上兩類字象形與會意諧聲一時合而成文若獨取形之半卽非字此類則象形已成字後乃加偏旁耳此類字尤後出經典中亦不多

用

象形字有重形第五

重形者象形字本止一形久之以一形竝作之仍是本字也在說文部首或部中如山重作屾水重作沝木重作林頁重作顛日重作𠄎皆是此類凡數十字許君注文不言其象止說其形如屾注二

山也林注二水也全書此類字注例皆然當明其爲兩書之并

初非別一字也但證之余部叅爲此類字第一見下注云二余

也與余同

今本與上行讀字
依玉篇注無之

特爲發凡見例語是可定矣又棘

从二東注二東也轉字从之注云獄之兩轉也在廷東从棘又
可定棘卽東字以例其餘矣乃後人不識或於其注下別加讀
若語如誦下注或注闕字以明其音不傳於是令諸字盡成無
用玉篇廣韻以下字書且別生他義其失傳蓋在六朝不知古
人作書常喜重形取其茂密美觀說文所載古籀文具有明證
如宐之古文重作𠄎宐某之古文𠄎重作二呆全書中是處皆
有且有籀文𠄎作𠄎籀文𠄎作𠄎重作三形者并是此例古鐘
鼎彝器銘文似此者更不少然與重形會意不同重形會意卽
別成一字說在下文

象形字有最初本形第六

造字之初取象於物如其形以畫之不必盡能方正或欹斜或詰曲或縱長或橫闊或疎密相閒或輕重不均皆可迨書之竹帛漸取勻配遂有剪裁安頓下及篆文意專結體既欲筆勢順書又須規模齊整卽於原形往往不似許君作書一以篆法故有看去止是文字而遠於物形者如日字最初必本作⊙全畫日輪注點其中以象陽精月字最初必本作☾畫月半明半缺注點其中以象陰精而說文中則書作⊖此篆文取整齊之法也然則古文偏旁尙有作⊙⊖者可見如此之類不可枚舉皆當就篆文以推求其本始肖物之象不可死守說文一定之形今欲得其意趣莫如證以鐘鼎彝器銘文試舉其文以較說文多有筆勢稍放活動略有轉變卽酷似其物者蓋卽彼初時

造字之象誠依此法求之其妙用不可勝言蓋凡欲通說文當
遍讀古經史子集尤須兼理會各種字書非但讀說文一種便
盡能事也

指事

指事亦倉頡作書之法事猶物也象形直畫全物之形指事則
先畫一物而入一以指其處如上下字上下先畫一橫以當物
於一之上下著一以指之又如刃字先畫刀形於左旁著一以
指其處爲刃寸字取象於人身人手掌退後一寸動脈處謂之
寸口因先畫寸爲手形於腕節著一以指其處爲寸皆是此其
立法用意之簡妙與象形無以異但其爲文最少全部說文不
過十數文蓋初造字時有之以後遂不多見前漢書藝文志謂
之象事以其文先象物而後指其事也鄭康成周官保氏注謂

之處事謂就字形某處安置一筆以見事也而不如說文以指
事目之最爲明確

會意正體第一

凡字獨體爲象形指事合體爲會意形聲會意者合象形指事
之字兩文三文以見意也亦有多至五六文者蓋自中古以來
事類名物漸廣不能盡有形可象盡有事可指乃變立此法其
爲文體段加繁而於造字之用則應變無窮其正體則如祭從
示從又從夕肉又者手也卽右手本字言以手持肉祀神會合
三字而得祭之意祝從示從人從口言人以口說事神亦合三
字而得祝之意社從示從土社者主地之神從土示猶言土神
亦會兩字而得社之意如禘從示從合禘者合祭先祖之禮示
者神事也從合示言猶合神此會兩字而得禘之意此會意之

理也且聖王以文字立萬世之常經卽以文字寓教誡之至意故會意中多精理名言如止戈爲武教人以不可玩兵人言爲信教人以不可誑語叟从叟从一徐鍇釋之曰叟之治人心主於一士從十從一孔子釋之曰推十合一爲士此一類會意之文甚眾其文理深而意顯每造一字不啻講一段格言勝於理學家影響彷彿之談何止十倍此又會意字之大用也其變例亦有數類

會意重形第二

重形本象形字之演文而會意用之則成別字其文略分兩等若艸从二艸會成眾艸意林从二木會成眾木意其事則不止兩艸兩木此類字恆多亦有重至三四形者如兩口爲𠂔又重三口爲品四口爲𠂔兩艸爲艸又重三艸爲𠂔四艸爲𠂔三木

為森四木為闢

圍之籀文

皆是然其體其文尤不多見要以重二為

常如二玉相合為一珏字从兩玉實是兩玉兩手合之成雙拜

从兩手實是兩手

拜雙之別字

此類字無幾此又會意字最簡明之

法

會意中有象形第三

會意之目漢書藝文志謂之象意以會意字常含事物之象也

其簡者如閨字从王从門而見王居門中之象其繁者如爨字

上从日中有日象人兩手持甌中从口

音眠

象竈口下从収从

林从火象人兩手持柴木於竈內隨舉火納之皆一望而知其

意即一望而知其象此類字不少於會意之文參半許君於注

文中亦常以象言之爨部爨字注云血祭也象祭竈也从爨省

从酉酉所以祭也从分分亦聲艸部豎字注云上車也从艸从

豆象登車形論二字登本从豆从𠂔會上車意而卽見兩足上車之象𠂔本从𠂔从酉从分會祀竈之意而卽見以酒祀竈之象許君於此類會意字言象者數十處但認其文合數偏旁以成者皆是象意勿混爲眞字象形也在重形一類字已是意中有象合此爲兩類焉

會意字有反形第四

反形會意者其正體本象形因字義與之相反卽反其形以見意也如𠂔訓小步也象人脛三屬相連字本象形義爲小步是先反其義爲不行其字遂反形作𠂔以見意而𠂔訓步止也从反彳止訓下基也象艸木出有止亦爲止足字亦象形義爲行止而𠂔訓蹈也从反止是先反止義爲前蹈其字遂反形作𠂔以見意此類字義說文不多見說者舊以爲指事非也謂之獨

體象意可耳

會意字中有聲旁第五

會意字之有聲猶象形字之有聲也既合數字以見意尙恐其不足再加聲旁以定其音於爲文可謂周密矣如尋字注釋理也从工口从又寸工口亂也又寸分理之也彡聲爾字注麗爾猶靡麗也从口从彡其孔彡尔聲此類皆是凡會意加聲字其文必繁由其偏旁多故也

會意字中有省旁第六

會意有省旁形者其所从之偏旁不寫全字止省存數畫或一二筆也如部首柔韋之𠄎字从北从冫省作冫冫者皮字从𠄎省作𠄎四収部奐下云取奐也从卩亦从𠄎省作四冫骨閒肉冫冫箸也从肉从𠄎省𠄎部𠄎或體粥从𠄎省作𠄎所以省者爲所从

偏旁全書之太繁重或不便結體也

形聲正體第一

形聲者合兩字成文以一旁定其形以一旁擬其音也推其意
卽會意有聲字減省之法如山水土石艸木蟲魚各類字第加
之山水等旁不煩更用多形而取一同音字配之卽成字矣造
字唯此法最寬最易無字不可造無人不可爲故形聲之字特
多徒取便俗用耳大抵殷周以來事繁文盛祇是常用此法照
偏旁添字孳生不窮說文諸部中字是也秦漢以後更不勝其
煩此盡人能知者且爲略約言之

形聲字有省形省聲第二

如言部讐注云失气言也从言讐省聲觴調弓也从角弱省聲
凡从熒聲之字皆省作然旁凡从錫聲之字皆省作芻旁臙部

字从寢例省去夢字或但省夕字橐部字从橐例省去豕

轉注

轉注之法自漢以後失其傳自唐賈公彥作周禮疏勅爲考字左回老字右轉之謬說後人知其不合遂紛紛各出意見歷宋元明三代言人人殊凡有數十家之轉注卒之議瓜驪山良無一是逮國朝曹氏仁虎會萃諸家之說爲之一一攷辨作爲轉注古意考頗稱詳洽然曹氏自立一說仍是遍推不去只可用之老部數字大抵自曹氏以前例是取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假借五門內字強命之爲轉注其贅亂不可勝言後來如戴氏震段氏玉裁諸老宿又立新說以說文注中考訓老也老訓考也之類爲轉注不知又僂入訓詁用字裏於造字了不相關何以列之六書義更遠矣先徵君子尹公作轉注考此書尙未刊行

手澤具存願公同好遍推諸字無不可合略爲舉之其說云轉注者傳注也古轉傳兩字相通轉注與假借對文皆以疊字名之自春秋三傳以下注經家通謂之傳漢人或謂之傳或謂之注其名卽原於造字傳注之目後來傳注在字外謂之訓詁古人簡質傳注卽在字中蓋當文字少時一字有數字之用久之患其無別於字義主分何事卽以何字注之試舉說文示玉兩部字爲例如示部齋訓戒潔也從示齊省聲禴訓以事類祭天神也从示類聲玉部玠訓大珪也从玉介聲周書曰稱奉介圭瑁訓諸侯執玉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犁冠周禮曰天子執瑁四寸从玉冒冒亦聲此等字尋常視之祇是形聲推究其原齊類介瑁卽其本文攷諸經典止作齊戒止作類於上帝止作介圭止作同冒其加示加玉爲之偏旁皆注也核諸眞形聲

字如球琳琅玕等成字時爲形聲兩旁並作單舉求林良干則非此用矣可知形聲以形旁爲主一形可造若干字但各取聲旁配之轉注大相別字以聲旁爲主一字分爲若干用但各以形旁注之轉注與形聲事正相反而實相成欲明聲旁爲主之說又卽其多者證之如齊字經典用爲齊戒用爲齊衰用爲齊盛用爲齊剪調齊用爲齊疾用爲腹齊止是一齊字厥後則例加偏旁用是齊戒卽注之以示作齋用是齊盛注之以皿作齋剪齊調齊字注之以刀作劑齊疾注之以火作齋腹齊注之以肉作齋此其明義也

以妻注之作齋云齋等也
从齊妻聲一條原稿刪去

然此諸字在說

文皆分列各部注以形聲蓋其字造成後卽與形聲無異許君作書以形爲主五百四十部首皆立形旁以統諸字於形聲字應形聲說之不待言卽轉注字亦不能不統歸之形聲但於注

中言从某某亦聲以爲識別如瑁字注是或經止言某聲如齋
禪字注是其實非形聲亦非會意也假令許君欲明轉注卽須
別撰一書合變義例別提出轉注字例一以聲旁爲主如齊字
須齊爲部首以統齋齋諸字爲之注說而後能通是於說文中
決無可言之理格於勢之窮也所以說文注義於象形指事會
意形聲假借五者莫不詳言獨無片語及轉注正此故也今卽
此義例準之凡古經典子史所用字多無偏旁而說文中偏有
偏旁者不勝指屈其字皆轉注也其義在古人已多後世尤多
凡天文地理人事種種名物原來多不爲造專字漢魏後乃遞
加偏旁如經典釋文敘錄所指飛禽卽須安鳥水族便應著魚
蟲屬要作虫旁草類皆从艸在後世諸字書如此等字動計
千萬蓋莫非轉注也故自先秦以上轉注與形聲竝行兩類字

各居其半

假借

假借者本無其字臨文時或取同聲之字或取聲近之字權當此字用之於其本字全不相涉說文敘所謂依聲託事也若由本字之義展轉引伸而有別解同用一字則止得謂之引伸而與假借有別然自來引伸假借總爲一事卽如許君敘文舉令長兩字爲假借之證令長漢官如今縣令据令之本義爲號令長之本義爲久遠先引伸其義爲尊長而漢官名令長者卽取發號施令爲民長上之義是令長之名實屬引伸而謂之假借又說文注申言假借亦是兩等如疋注云足也古文以爲詩大疋字或曰胥字馭注云堅也古文以爲賢字疋之爲雅爲胥馭之爲賢於義絕不關是爲因聲借用如止注云下基也象艸木

出有址故以止爲足鳳之古文𠩺下云象鳳形鳳飛羣鳥從以
萬數故以爲朋黨字朋卽𠩺隸省韋注云相背也獸皮之韋可
以束枉戾相韋背故借以爲皮韋來周所受瑞麥來麤天所來
也故以爲行來之來此類則以引伸之義爲假借蓋旣引伸爲
他用已成別事於本義漸遠於字形絕不相類故亦謂之假借
也更有因字義字形竝相近爲假借者如艸注艸木初生也讀
若徹古文或以爲艸字疋注云足也古文亦以爲足字是也凡
假借字有此三類而要以同聲相借爲正所以列之六書者借
一字卽別成一字之用不啻另製一文故亦以當造字蓋象形
指事會意形聲爲造字之經轉注假借爲造字之緯所以古書
次序以轉注假借殿末者轉注主加偏旁無論象形指事會意
形聲四者之字但有一義俱可注成一文假借主聲音無論象

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五者之字但令同聲俱可援爲此用古
人造字之法其變通不窮至此兩事眞無以復加矣故其爲用
不能畫一有一義恆借一字者有一義借用二三字有一字借
爲二三用者有終古止用假借絕不造本字者凡若此類例於
說文中識得本字本義而假借瞭如指掌矣

說文本經答問

問許君作說文其列字有篆文有古文有籀文恆以篆文居
先古文籀文次之時有以篆文附後者凡爲四類段氏玉裁
作注暢發其例於一之古文弑字下云許書法後王遵漢制
以小篆爲質而兼錄古文籀文所謂今敍篆文合以古籀也
小篆之於古籀或仍之或省改之仍者十之八九省改者十
之一二而已仍則小篆皆古籀故不更出古籀省改則小篆

非古籀故更出之於許敘李斯等作倉頡三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下云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者言大篆則古文在其中大篆既改古文小篆復或改古文大篆或之云者不盡改也不改者多則許所列小篆固皆古文大篆其不云古文作某籀文作某者古籀同小篆也其既出小篆又云古文作某籀文作某者則所謂或頗省改者也於今敘篆文合以古籀下云篆文謂小篆也許重復古而其體例不先古文籀文者欲人由近以考古也小篆因古籀而不變者多故先篆文正所以說古籀也隸書則去古遠難以推尋故必先小篆也其有小篆已改古籀古籀異於小篆者則以古籀附小篆之後曰古文作某籀文作某此全書之通例也其變例則先古籀後小篆此說信否

曰許君敘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此全書之綱領也今欲識許君之書當先辨篆與合字竹部篆訓引書謂引其筆而書之此篆之本義敘篆文者謂用篆法書字意在明不用漢世隸法作書非謂秦小篆之字體也合是相合不背之意合古籀者謂其字體必不背乎古籀乃用登錄意在明不雜取漢世俗書屨入非謂立小篆爲主而會合古籀之文出之也段氏誤讀二語解篆文爲秦篆遂認許書以小篆爲質解合字爲會合遂謂許君以小篆文會合古籀而作書其小篆與古籀同者立一篆體而古籀合在其中其不同者先立小篆與古籀合出其下此大亂許書之例者也夫段氏豈不知許君作書是用篆法所昧者徒見其字法是秦篆遂竝字體亦執爲秦文不思法自秦而文自古籀有何不可豈有法用秦篆其文必卽爲秦文邪猶古籀亦

可以隸書作之不得云法用隸而字不可用古也且輕重適均之篆法何嘗勑始於秦秦人書法如此古人書法亦如此何以明之許君錄篆字訓引書其本文不自秦始有周禮巾車孤乘夏篆故書篆作綠鄭司農云綠綠色或曰夏篆篆讀爲瑑圭之瑑夏篆轂有約也後鄭云夏篆五采畫轂約也案或說經當爲爾故考工記輪人於車轂亦有陳篆之文後鄭亦云篆轂約也蓋車轂上畫五采回環約束之文有如篆畫故謂之篆說文輶車約車也从車川聲引周禮曰孤乘夏輶篆字作輶而解爲車上約文不在轂系別本異義又考工記鳧氏云鐘帶謂之篆鐘帶者鐘身之界埒其文橫繞鐘身一劑如束帶然故謂之帶又如篆畫然故謂之篆又周禮典瑞有瑑圭先鄭云瑑有圻鄂瑑起禮記禮器大圭不瑑康成云瑑文飾也說文云

海倫學堂卷一百六十九
三
瑑圭璧上起兆瑑圭有圻鄂兆瑑之文而名瑑者以其文如篆也故說文瑑下云从篆省聲其字从篆生出其名自亦從篆出也知篆之字製在瑑圭前矣此三代有篆之明證也蓋三代之文就其形體言則曰文曰字許君所謂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是也就其所用著明言則曰書許君所謂著於竹帛謂之書是也就其各有聲讀以定事物之名者言則曰名周

禮大行人屬瞽史論書名外史達書名於四方儀禮百名則書

於策論語必也正名

康成注正名謂正書字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文字之誤

是也而就

其引書之法言則曰篆特所以篆者不同其爲形亦因以別刻之竹木金石一畫必兩刀其形不能不頭尾皆銳鋒如說文所載古籀體及世所傳古彝器銘文是也書之以黍黍必始濃重而漸淡細其筆勢不能不作頭圓尾銳漢人以壁中經爲科斗

書是也若其常書一如後世以筆墨作之則卽輕重適均之篆法如說文篆體是也古人以筆墨書者如周禮名書於王之常常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書名於末論語子張書諸紳及玉藻史進象笏書思對命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此類非用筆墨不能說文竹部云籥書童竹笏也潁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爲笏廣雅云笏觚也觚古止作觚顏師古注急就篇云觚者學書之牘削木爲之又說文巾部云幡書兒拭觚布知古之小兒學字用竹木作簡牘如今人用粉牌寫滿則拭去再書此非用筆墨而何故筆墨之字說文早有而諸古籍言筆墨之文亦不一而足晉語董安于對趙簡子云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爲名命又士茁對知襄子云臣以秉筆事君管子霸形篇云桓公命百官有司削方筆墨朝定令於百吏莊子田子方篇云宋文君

將畫圖眾史皆至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新序雜事第一篇云周舍對趙簡子曰願爲諤諤之臣筆墨操牘隨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韓詩外傳卷七同說苑指武篇云王滿生見周公藉筆牘書家語弟子解云叔仲會與孔璇年相比每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凡此皆是當古人用筆墨書時非不可爲首尾銳鋒及頭圓尾銳之畫然既用筆墨其爲畫必均適其結體必方正皆勢理之自然有不得而斲者矣又荀勗序穆天子傳謂其書爲盜發古冢所得皆竹簡素絲編以墨書墨書必是用筆用筆必是引篆故晉書武帝紀載汲冢事云得竹簡小篆古書時習名篆體爲小篆因以小篆目之要其字實是齊圓篆體與荀氏言墨書者合束皙傳以發冢書爲漆書科斗字王隱晉書以爲科斗文蓋汲冢所得非一書有易經及紀年十數

種詳東哲傳其書乃魏襄王殉葬之物非一人一時所爲有用
秦書科斗者而穆天子傳則墨書篆文故汗簡略序引晉史云
其書十餘萬言隨世盡有變易以成數體是也由是言之可知
篆文不始於秦三代固已有之則許君所謂敍篆文者言所次
敍是古時篆法之字並不主秦言益與秦小篆之字體無涉矣
蓋敍篆文合古籀二語上句本就字法言下句乃就字體言其
出此二語之意以不敍篆文則是凡將訓纂諸篇之就隸書寫
古字不合古籀則如大徐新附之以古篆偏旁加漢後俗體故
必字法字體兩明之而後其書爲三代之法三代之字昭然可
識皆對俗隸言之可見許君之書爲復三代之古文而作以古
文爲主非如段氏云以小篆爲質也然此誤固不自段氏始說
文敍稱秦時行八體書一曰大篆二曰小篆篆而曰小正以古

有篆在故不直曰篆史籀書卽周時之篆特尊而目之曰大篆
大字自秦加之非十五篇本名大篆也至甄豐等定六書易小
篆爲篆書別稱孔子壁中書爲古文降而魏正始中立古篆隸
三字石經晉衛恆書勢稱其古字因科斗之名遂肖其形於是
古人之篆隱矣自後小學家言三代之書必曰古文而所謂古
文必以科斗當之惟秦文始得名篆古文與篆直爲對偶之稱
古旣無篆說文之用篆者遂不得爲古文故書勢述甄豐等古
文篆書之說而曰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爲正以爲體最可得而
論後魏酈道元注水經亦云許氏字說專釋於篆而不本古文
知許君復三代古文之愒六朝人士已失其傳是以後周郭忠
恕編汗簡采載七十一家書籍碑記之古文皆六朝唐人作其
文半依說文古籀之偏旁以移改篆文誠不知篆卽是古也段

氏深於許學而亦不識其爲主用古文殆蔽於歷久沿譌之說

巢經交游

鄧先生顯鶴

別見船山學案

鄒先生漢勛

別見湘鄉學案

黃先生本驥

別見諸儒學案

劉先生書年

別見湘鄉學案

黃先生彭年

別爲陶樓學案

莫先生友芝

莫友芝字子偲號邵亭又號畹叟獨山人父與儔字猶人又字

傑夫嘉慶己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四川鹽源縣知縣

再改官爲遵義府學教授以樸學爲倡來受業者甚眾巢經亦

從之游所爲書有二南近說四卷仁本事韻二卷貞定先生遺

文四卷先生其弟五子也道光辛卯舉人屢試禮部不第以咸豐八年截取知縣且選官復棄去從胡文忠公於太湖文忠卒從曾文正公安慶又從至金陵同治二年有大臣密薦十四人於朝先生及巢經皆在列其後有詔徵用大吏朋好爭相敦勸先生一以辭謝攜家金陵而時往來江淮吳越之間十年訪求文宗文匯兩閣書於揚州裏下河至興化病卒年六十有一先生持躬接物外和而內介交游必慎擇在京師有權貴求書又欲招致授子弟讀皆不應其爲學於蒼雅故訓六經名物制度靡所不探討旁及金石目錄家之說尤究極其奧蹟疏導源流辨析正僞所著書有唐寫本說文木部箋異一卷聲韻考略四卷過庭碎錄十二卷樗繭譜注二卷邵亭遺文八卷遺詩八卷詩鈔六卷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十六卷宋元舊本書經眼錄三

卷附錄二卷梁石記一卷黔詩紀略三十三卷與巢經同撰遵

義府志四十八卷又有邵亭經說資治通鑑索隱舊本未見書

經眼錄書畫經眼錄影山詞各若干卷參會國藩撰教授莫君墓表張裕釗撰墓志

銘 黎庶昌撰別傳

唐寫本說文木部箋異識後

唐寫許君書百八十有八文與兩徐本篆體不同者五說解增

損殊別百三十有奇衍誤漏落所不能無而取資存逸訂譌十

常七八相檟椎檄檣篆唐本作杞檟樵檠檠檠省聲不省檠檠

下上易左右形聲展轉小歧古書恆有杞相樵椎截然兩體聲

義各足直是互漏杫杻屎柅蓋其比矣其說解殊別之善槌距

門與李善引合今本距作限柵編豎木與玉篇合今本豎作樹

檟關西謂之檟與方言合今本檟作檟椀大杖與李賢玄應引

合柷樂木控與詩毛傳合柿削木朴與立應引合槩積木燎之
與玉篇五經文字合今本大誤木控誤空朴誤札樸木誤火段
玉裁注嚴可均校議博徵精訂上舉諸端多與闇契其於今本
榻大車柅楫舟權竝謂柅當作軛權當作擢於樾棹指改棹爲
柅於榻榻桀改桀爲檠唐本又正作軛作擢作柅作檠於棹博
棊段改簿棊唐本作簿棊於槽畜獸之食器段改甬之食器唐
本作獸食器偏傍小舛因以鈎稽其違易見猶勝今本泯去誤
形轉忘旁核也其增字之善樂象鼓鞞之形木其虛也校二徐
多之形其三字閑從木距門校小徐多距字其減字之善欄刻
木爲雲雷象施不窮校二徐省象也字杠牀前橫也校二徐省
木字其次字之善杗訓木也唐本不載知次前木名中不用杗
椳別義而二徐逐次椳下槍訓距也唐本與閑爲類次樾斲下

必因許舊二徐乃遂祖榘間業訓輔也二徐在部尾蓋由寫落
補收段氏謂是弓櫛之類而不敢遂唐本正在榜櫛槩楫下數
事略舉可見大凡又槎下引春秋國語曰山不槎梓楬下引周
禮曰楬而書之二徐國語誤傳衍木遺梓周禮誤春秋傳段注
不敢輒改使見此卷復何依違更有二徐遺落他引不及者杞
讀若駭杆讀若丑杼一曰柎削木楸一曰絡凡四條此諸楛所
以告天柎所以質地雖二徐不備尙有周禮釋文太平御覽引
證者尤希世之珍千金一字者也凡斯奧祕昔人鉤稽閤合略
載條下以表專門所未及言或鄙見偶異亦摭拾憑據補綴證
明不免詞費俟通學裁之至其每字音紐一再或三隋經籍志
有說文音隱四卷次呂忱字林無撰人時代唐以前稱引說文
音或卽其書此之音紐不知卽音隱否而今行繫傳音出朱翱

五音韻譜楚金所加鼎臣校定自取唐韻皆出唐後不若此音之古其祖云莊余溢大徐側加外正叶從且古音柶云力支與大徐池尔異正得柶籬古今字正讀若斯之流隨手皆寶故既用鉉書因均比其溢異於傳注家引說文音亦入校勘云唐科目有明字有書學生隸國子監又隸蘭臺其課說文限二歲先口試通乃墨試二十條通十八為第當時官私善本宜眾故此偶存斷篇於全書僅五十有五分之一猶奇勝稠疊乃尔若盛宋校定時能廣求民間會萃綜覈以成精完良甚易事乃使雍熙官書罅漏百出不能不咎鼎臣之疏也

文集

校刊中庸集解序

中庸集解者宋新昌石氏子重集錄周子二程子張子及程子

門人呂謝游楊侯尹十家之說宋志又謂十先生中庸集解書成於乾道癸巳朱子爲講訂而序其篇目極稱其謹密詳審越十年淳熙癸卯刪爲輯略仍以原序冠之後又爲或問以明諸家之醇駁淳熙己酉中庸章句成乃以輯略或問竝附諸後故中庸序竝舉三書也輯略行集解遂微自鐵峯趙氏中庸箋義數所集十家遺尹氏而妄增司馬溫公王荆公二家臨川詹氏中庸纂箋訥菴景氏中庸集說啟蒙所記亦爾蓋元時已罕觀本書不至唐荆川序輯略謝鳴治志赤城始歎佚亡矣戊申秋課彝兒讀戴記時檢閱衛氏集說則十家之說具在喜遺緒之可尋亟爲鈔出復取輯略及眞氏集編趙氏纂疏所引校其文句補脫存異以還石氏之舊夫章句者中庸之指歸集解者章句之尋原未有章句旣緣集解以觀會通已有章句宜溯集解

以明取舍夫治獄者不審爰書不知用律之曲當治醫者不析
證變不識處藥之至精集解之於章句或問亦猶是而已矣特
是述朱子者謹守一先生之說小有同異卽東奔不觀故黃東
發氏論衛氏禮記必斥其備載石本及增入諸家之非門戶在
曾雖大路椎輪浸鮮有過而問焉者逮科舉學盛凡非章句集
註之義又皆在所擯於是竝輯略精義亦置之若存若亡聞嗚

呼是豈朱子意哉且輯略之成已不盡出朱子手

章句序云一
二同志取石

氏書刪其繁
亂名以輯略

而今世流傳又惟呂信卿所刊唐荆川本其中或

問所駁先儒諸說多所刪節有竟削不存者四庫全書提要已
謂其故不可得詳因細攷之尙有章句引用而亦刪弃者有或
問竝出可否而存此刪彼者有以張楊語爲程子語者有遺脫
句語其義不完者顛倒贅亂殆於不可卒讀恐朱子門人不應

率漏至是意必唐呂私有增損苟且就雕取僭學者踰三百年
非得石氏本書亦誰從覺其非哉又攷眞氏所引輯略在今本
外者尙四十餘條言皆大醇非應刪者私意眞氏未引爲唐呂
刊落者必猶有若干條輯略旣非完本則集解愈足珍惜矣校
旣竣同人趨付之梓以廣其傳因復舉輯略所刪及刪而集編
引爲輯略者各註當條之下欲使學者讀一書而得二書之益
云爾朱氏經義攷載是書有石氏裔孫珮玉新昌家塾刻本僻
處未見他日獲之當更校諸別紙

中庸集解後序

友芝始校錄石氏集解見南軒跋有子重編此書嘗從吾友朱
元晦講訂分章語又以輯略出於集解其分章處竝倒題右第
若干章朱子文集又有書中庸後一篇詳言分章之意因謂三

十三章是朱氏定說石氏分章既從朱子講訂當不應有異遂據爲章題者三十三行付雕矣既而思朱子元序言分章雖因眾說然去取不失其當又特舉哀公問政以下六章以從諸家不能復合則與輯略章題及南軒語顯相牴牾走書質疑於鄭子尹子尹再三檢覈躍然曰子自誤讀南軒語耳南軒語當以講定斷句以分章去取皆有條次爲句此不與朱子序言言章者語異意同也乎於是鄉者牽引輯略分章作集解分章之爲誤的然無疑乃亟削去三十三題以輯略所增諸題註改入校語使不與石氏本書相亂蓋石氏分章既因眾說眾說所不合石氏自不能合乃必欲彊以章句之說合之豈不慎哉今案衛氏錄石氏書分四十段輯略刪石氏書亦四十段朱子以哀公問政下六段爲六章呂氏解天命之謂性下三段並稱此章然

則石氏書分四十章矣分章錄解而諸家之解尙有通上下章者故悉不用章題使貫串如一章其與章句異者哀公章增其五天命章增其二而朱子但舉哀公六章不及天命三章者三章文義各足三與一皆通非如六章有家語據知爲一時間答之言然但章後錄解概不加題則雖分之而文意接續故朱子又謂不害於其脈理之貫通也因思輯略既與章句竝行章題總註不應複載載之又與本書不契私意朱子元本必仍集解其後二書別行淺人乃取章句題註益之又於各章中值朱子分節處悉加圈間隔皆非朱子之舊惜元本不可見耳北風凝寒覆校集解新刻本一通因著刊改之由以識吾過亦冀來者勿復滋誤云

承命 答鄭子尹論儀禮喪服大功章誤衍注文二十一字書

承命檢錄唐石經儀禮喪服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
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經傳之文當爲傳
中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二十
一字欲明其有無爾友芝按石經此處一與賈疏本無異雖其
之庶子女四字元刻僅之庶子三字明係寫漏非他處別本校
改比故磨去擠刻增女字字畫猶是一手卽知唐以來傳本盡
然也惟傳中下言以下二十一字則實是注述舊讀而推其意
之辭緣寫者誤置爲傳文遂因析其上下文分屬經傳注蓋承
自唐以前矣賈疏已覺其非而言之未暢學者驟不得其旨故
說此經者卽朱子始亦謂傳釋文意似不誤又謂舊讀正得傳
意但於經例不合鄭注與經例合但所改傳文似亦牽強旣答
門人乃云此段自鄭注時已疑傳文之誤今攷女子子適人者

爲父母及昆弟之爲父後者已見於不杖期章爲眾兄弟又見於此大功章惟伯叔父母姑姊妹無文而獨見於此則當從鄭注之說無疑是朱子於鄭注及舊讀之是非固已就經文比校而得而猶未暇細繹疏文知二十一字爲注文誤入也李寶之集釋於鄭注及舊讀分別引伸旣謂鄭義於經爲順又謂舊讀於義自通是朱子所攷已未見及且未思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小功章經有明文而此舊讀於女子子嫁者猶以大夫之妾爲之何以處彼經也敖君善集說謂傳得與女君同但可以釋爲君之庶子若并女子子未嫁者言之則不合於經經初無女子子未嫁者之禮又謂爲世父母以下皆妾爲私親之服亦不合於經此乃適人者之通禮經必不爲此妾發之且此妾爲私親大功者亦不止於是傳者蓋失於分句之不審是敖氏之

意與注大同而乃斥傳爲誤解則亦未及詳注疏但依傳爲說詎知傳中尙衍注文也後來申舊讀者非一亦但就今本經傳讀之了無左證卽國朝張稷若先生撰句讀吳中林先生撰章句竝稱專門猶以舊讀爲是而斥注逆降及爛脫之非亦是未能細究注疏至乾隆中戴東原先生校四庫本集釋乃退傳中下言二十一字於注屬於此不辭之上又逐此經女子子至姑姊妹注舊讀以下三十二字屬於下言三十一字之上併爲一條置傳後而爲之按日攷其文義上云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下云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一言字一謂字皆指舊讀者之意如是自舊讀至此不辭凡五十六字一氣聯貫不可截斷其說極爲明晰此傳此注乃無不文從字順後此阮芸臺先生校勘記亦同斯說蓋讀此經者但就今本經傳連二十一字讀

之舊讀元自可通然女子子爲世叔父母姑姊妹之服本經尙無文已知必非專爲此字發例況又無以處小功章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之經乎且傳果有二十一字則舊讀允矣鄭君何以謂其不辭若謂傳誤鄭又何以不斥傳而斥舊讀然二十一字決爲注文益無疑也惟戴氏此校特依賈疏而申明之非別有補於疏外疏云下言二字及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九字總十一字既非子夏自著又非舊讀者自安是誰置之也今以義必是鄭君置之鄭君分別舊讀者如此意趣然後以注破之友芝按賈君之意卽是如東原所逐正合經傳之注與誤衍入傳之二十一字爲一條讀之故得知爲鄭君分別舊讀者意趣也若非以二十一字連上爲文則二十一字中并無舊讀字樣安所得意趣而分別乎觀上疏釋注舊讀三十二字云鄭以此

爲非故此下注破之也此疏又云然後以注破之竝指此不辭
以下云然後愈見相屬爲文其特舉十一字爲鄭君所置而中
間爲世父母等十字不明爲述經文者可知也而戴校復引疏
此語謂賈氏以爲世父等十字爲傳文以下言及者謂等十一
字爲鄭加經既見爲世父等十字傳不應重見而絕不釋其意
是戴氏猶不審疏意反斥賈氏不知二十一字通爲鄭注而誤
以十字屬傳文果爾賈君必當更疏傳有此十字之意何以又
絕無一字知其意直謂鄭君述經十字特加十一字以分別舊
讀經意趣耳觀後疏釋注引齊衰三月章謂足以明之明是二
人爲此七人不得以嫁者未嫁者上同君之庶子下文爲世父
以下謂妾自服其私親也益足相證明矣若如戴讀十一字爲
注尙可強通十字爲傳當作何解賈君顧若是疏乎昔人謂賈

疏艱澀此亦一端故精核如東原猶不免於失然此經自上傳
爛脫在下致舊讀者緣文生義罔會全經鄭君以經例覺之明
正其失又爲竄注入傳者所亂轉似舊讀甚是而鄭注不契者
至賈君覺之而語又不直截學者倦於推究若隱若顯干有餘
年東原之功亦何可沒也阮氏又怪所刪下言二十一字爲後
來復校石經者增入與東原之徑迳二十一字歸注中友芝則
謂此等雖無可疑猶不若仍唐以來相承之本單經則指出衍
文連注則別其注文但校明而已尤爲至慎也又此傳嫁者其
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文與齊衰三月章女
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傳同此注及疏但釋成人未嫁
逆降之意而不及嫁於大夫豈以彼傳嫁於大夫明雖尊猶不
降舉例此傳嫁於大夫卽明雖尊亦僅與常同降大功邪抑此

傳之本無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九字緣上齊衰三月章誤衍故注疏皆不言邪

附錄

曾滌生日猶人先生選遵義府學教授遵義之人習聞其名爭奏就而受業學舍如蠶房又不足乃僦居半城市旦暮進諸生而詔之學以盡其下焉者而已上焉者聽其自至可也其稱易惠氏書閻氏詩陳氏禮江氏說文詁釋有段氏王氏父子蓋未嘗隔三宿不言言之未嘗不津津聽者雖愚滯未嘗不怡如旱苗之得膏雨也久之門人鄭珍與其第五子友芝遂通許鄭之學充然西南碩儒矣

曾國藩撰遵義府學教授莫君墓表

黎蕤齋日子偲家貧嗜古喜聚書所得獨多讀之恆徹且暮不息寢食竝廢通故訓名物制度旁及金石目錄治詩尤精又工

眞行篆隸書名重西南學者交推鄭莫道光丁未會試報罷與
曾文正公邂逅於琉璃廠書肆偶舉論漢學門戶文正大驚叩
姓名曰黔中固有此宿學邪卽過語劉椒雲傳瑩爲置酒虎坊
橋造榻訂交而去

黎庶昌
撰別傳

又曰子偲客文正者踰十年江南底定寓妻子金陵徧游江淮
吳越閒盡交其魁儒豪彥與南匯張嘯山文虎江寧汪梅村士
鐸儀徵劉伯山毓崧海寧唐端甫仁壽武昌張廉卿裕釗江山
劉彥清履芬數輩尤篤其名益高所至求書者屣履逢迎

同上

黎先生庶昌

黎庶昌字蕓齋遵義人少承家學又從鄭莫兩先生游稽經攷
道治古文談經濟同治紀元下詔求言先生方二十餘歲以廩
貢生在京師應詔上書論時事萬餘言其大要歸於進賢退不

肖正人心厚風俗於是李文清公棠階以名儒居政府建議宜
 擢用風示天下會曾文正公駐軍安慶乃命以知縣發往大營
 文正優禮之補授青浦縣循聲著聞光緒四年郭侍郎嵩燾出
 使英法德日四國奏請為參贊及曾惠敏公紀澤繼使仍隨之
 七年命以道員用予二品頂戴為出使日本大臣丁母憂服闋
 復使日本前後凡六年在日本搜羅宋元舊籍與楊守敬商榷
 刻成古逸叢書二十六種皆中土希見之本使還授川東兵備
 道蒞官二年乞病歸里卒先生讀書治古文篤守曾文正之法

輯續古文辭類纂二十八卷其所著有拙尊園稟六卷

參夏寅官撰傳

葉昌熾撰事實

文集

圖畫章句三大儒遺像記

六經皆出於孔氏自夫子在時七十子之徒各以所傳發聞於世受易則子木矣習書則子開矣間樂則子貢矣學禮述孝經受春秋則孺悲曾參左邱明矣然惟子夏氏之儒博而能兼詩有序書有說易與喪服有傳樂雖無書記乃得諸弟子魏文侯所述文侯又爲孝經作傳其於論語爾雅揚子雲鄭康成皆以爲仲弓游夏等譌定而春秋屬商傳業者公羊高穀梁赤則又其高第弟子也六藝章句之興實自子夏氏始蓋夫子沒子夏以其學教授西河身爲魏文侯師年且八九十歸然老師宿儒及門人徒授受賡續沿流益分諸經或至曠闕而詩學獨盛六傳以至大毛公漢興猶未絕也故徐防稱之曰詩書禮樂定自孔氏發明章句始於子夏不其然與漢踵秦火之餘收拾遺經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禮壞樂崩書闕簡脫自

韓嬰申培后蒼孟卿膠東庸生瑕邱江翁等號爲名德始治兼經東漢益眾然皆莫能相通至鄭康成氏出凡易書詩周官儀禮禮記論語孝經無不融會貫通爲之箋注而又尙書有贊毛詩有譜三禮有音六藝七政有論禘祫有議許慎五經異義有駁臨孝存周禮有難以至何休之春秋發墨守箴膏肓起廢疾如此其勤也小無不盡大無不賅子夏氏以還可謂命世集大成之巨儒者矣朱熹氏奮於千載之下其爲儒也格致以明理章句以治經既傳易矣又以費直合彖象於經不見文王周公孔子之遺而又爲之本義書傳以屬門人蔡沈矣而又別定古經使人知伏生今文之舊以孝經多附益也於是爲之刊誤以春秋爲皇帝王霸之書也於是別出左氏經文及纂通鑑綱目事竊取之義書法尤致兢兢乞修三禮也周官爲綱領禮記爲

義說儀禮爲本經具采注疏諸儒之說而其合大學中庸於論
孟尤以章句名篇一守漢經師家法雖毛詩之傳論語孟子之
注不盡遵用故訓涵泳所安自成爲一家言大要與漢儒不合
者寡矣自餘旁搜博紹六藝之外闡闢涂徑尤多古韻之復萌
芽於吳棫韻補而詩傳引其端古文尙書之譌伏疑者七百年
而臨漳書後發其覆離騷百代辭原也病王逸之迂滯而別注
楚辭韓愈文章之雄也爲天下所歸因譏韓文攷異無一不從
訓詁中來其於章句之學何如也世儒耳食目語不究朱子研
經宗漢之旨而概以道學附之不識康成整齊六藝之功而反
以訓詁少之皆非博篤至論也若子夏氏之發明則更數典而
易忘矣六經之義坦然明白至今日而如日正中懸諸不刊之
典矣詎知夫皆天縱此三大儒者出其絕地通天之力以纘斯

文於未喪而其學皆自章句得之夫下學則上達章句明而後
義理生自然之驗也余故圖其遺像備朝夕警省亦將終身焉
從事斯語已耳

讀易程傳

世言王弼注易掃象不言而象亡於晉象非亡也不善言理者
之亡耳易聖人憂世之書也以卜筮爲用宜其簡明易直不當
怪迂繳繞闊遠情事使人難明六十四卦之殺列三百八十四
爻之參伍錯綜象一寓乎其中而與人事相推移然孔子所以
傳繫之辭其恆言者止於陰陽奇偶剛柔動靜進退存亡吉凶
悔吝而已未嘗如漢以來人之說之穿鑿也易道至博而天人
既備仁者見以爲仁智者見以爲智象不可勝窮也舍理以言
象未有不入於小數曲學支離詭異者京房子孟喜虞翻焦延壽

之傳攷其傳雖若甚遠要皆無當於易人心之厭久矣故弼注
行而眾家皆廢晚得伊川書因弼注而研致益精乃始與聖人
者性命之旨合雖以蒙之不肖讀之亦覺犁然曲厭人心故程
傳行而弼注又廢道之興壞雖各有時然而伊川深造自得矣

讀儀禮

儀禮苦難讀本朝人爲之簡明章句者張爾岐吳廷華二家最
善余喜讀焉漢之興經書多出屋壁而儀禮十七篇獨完世儒
頗推周公所爲斯固不必然而要爲輔政致太平之書無疑蓋
周禮者會典而儀禮乃通禮也讀其書醇懿典則制度完備與
謨誥同風使人卽欲進退揖讓鼓舞而不自知百世下猶若此
況生於其際者邪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豈不信哉余是
以歎昌黎韓子之不善讀儀禮也僅掇其奇辭奧句而已又曰

攷於今誠無所用之獨不知後世冠昏之緣飾喪服之因革何嘗不出儀禮所闕失者王朝邦國禮耳余意古經出魯淹中文相似多三十九篇者卽是劉歆欲以建立學官而惜乎其不得也不然歆號博極羣書若其文差與左氏春秋毛詩古文尙書不類又何必爲之發憤增歎也哉

善余喜窮經莫之與殊嘗定出氣塾而論賦其亦歆所哀世論
辨歆著撰簡本時人爲之簡則章句皆悉爾刻吳越華二案是
文之靈翰賦經象一萬子其中而與人事相推移然孔子所以
論而而論其文歆賦之與楚雖各存制然而其以器器自器矣
香其命之目合編以藝文不肖讀之亦覺楚器曲烈火亦其器
論而眾器皆歆賦時以此嘗因賦其而將楚益蘇以欲與聖人
清儒學案卷一百六十九終無當於是人必之烈人矣始願也

清儒學案卷一百七十

天津徐世昌

羅山學案

自唐確慎提倡理學湘南學者皆宗紫陽而黜姚江羅山

尤為切實以醇儒為名將一時部曲多出講學生徒事功

雖未竟意量足與姚江相抗其論治軍本諸性道義理不

尚權謀仁者之勇斯其異於兵家言歟述羅山學案

羅先生澤南

羅澤南字仲嶽湘鄉人所居曰羅山因以自號幼穎悟十歲能

文家世貧甚年十九即藉課徒取貲自給於是喪母又喪其兄

旋喪王父十年之中門庭多故先生益自刻厲憂所學不能拔

俗而入聖恥無術以濟天下年三十三乃補縣學生逾四十始

補廩生成豐元年舉孝廉方正二年粵匪攻長沙縣令召先生
練鄉勇曾文正公督治團練遂以其徒屬焉擊平衡山桂東土
寇江西省城被圍檄使赴援湘軍越境討賊自此始至則解南
昌圍破安福賊歸從曾公東征七戰而平岳州復三縣克武昌
漢陽大捷於田家鎮收黃梅廣濟進攻九江規湖口又復弋陽
廣信義寧等州縣所向皆捷武昌再陷先生以書抵曾公具論
吳楚形勢以爲欲取九江湖口法當先圍武昌欲取武昌法當
先清岳鄂之交曾公韙其言乃疏請以先生回援武昌遂略定
通城崇陽蒲圻咸寧而達武昌與巡撫胡文忠公提督楊岳斌
會師攻戰歷五月剷除賊壘殆盡六年三月二日以霧中追賊
至城下右額中礮子傷創甚越三日病不能起索紙筆書曰亂
極時站得定纔是有用之學臨卒握胡文忠公手曰武漢未克

江西復危不能兩顧死何足惜恨事未了耳其與迪菴好爲之
迪菴李忠武字也語畢而瞑年五十先生以諸生立功累官至
寧紹台道既卒於軍朝旨照巡撫例賜卹予諡忠節先生之學
推尋濂洛關閩之緒瘖口焦思大暢厥旨以爲天地萬物本吾
一體量不周於六合澤不被於匹夫虧辱莫大焉凜降衷之大
原思主靜以研幾故宗張子而著西銘講義一卷宗周子而著
人極衍義一卷幼儀不慎則居敬無基異說不辨則謬以千里
故宗朱子而著小學韻語一卷姚江學辨二卷嚴義利之閑窮
陰陽之實旁及州域形勢百家述作靡不研討故有讀孟子劄
記二卷周易附說一卷皇輿要覽若干卷詩文集八卷又著有
養氣說不傳於世

參會國藩撰神道碑銘
李元度撰別傳 年譜

周易附說序

朱子卦變圖一卦變爲六十四卦得四千九十六卦皆易中自然之道足發前聖所未發惟於彖辭彖傳之往來上下字義以卦變釋之似非畫卦作易之本旨六十四卦體也筮用也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俾筮者得以觀變而玩占辭因卦象而繫非因旣筮之後觀變而始著也卽以卦變論之如乾之一爻變者變在初爻爲姤在二爻爲同人三爲履層遞而上至於六爻皆變次第井然究竟同人之二爻非自姤之初爻而來履之三爻非自同人之二爻而上本義釋泰否咸恆蠱等卦不專取卦變於卦變多以或辭疑之可見非朱子之定論矣澤南人從征討無書可讀以卜筮爲軍中所需攜本義一冊自隨因攻潯陽未下時從披覽以驗時事之消息竊意易之爲易有交易有變易陰陽交而卦畫成陰陽變而筮法立彖辭彖傳之往

來上下皆以明交易之義似於變易無涉爰存管見附於本義
之下以備一說軍務冗雜此心莫靜未知於畫卦作易之指有
當否也錄而存之以俟正於世之君子

讀孟子劄記

問談淫邪遁之詞甚爲難辨知言之功當自何始耶曰不消急
要去辨別他底惟先深格物致知工夫將聖賢大中至正之道
辨得明白表裏精粗毫無蒙蔽則彼說來前便能燭其病之所
在否則我之理未明彼之說可聽不惟不能辨其是非將有墮
於其中而不自知者權衡旣設輕重不可得而淆繩墨旣立曲
直不可得而混孔子孟程朱之說旣明佛老陸王不可得而蔽欲
知言者詎可不窮理哉

仁義禮智具足於心故隨其所感則惻隱恭敬羞惡是非之心

見然有從一條路上發者有一時並發者亦有連類而發者看他是甚麼事來卽有甚麼心應之如見孺子入井此惻隱之心發也設見有人推孺子入井必怒其人之不仁此是羞惡之心知其人之不仁是是非之心不忍孺子之死是惻隱之心霎時間此心盡爲流露皆有不待安排者此理各足於中故也告子論性諸說後世言性之失者皆不出其窠曰杞柳性惡之說也湍水揚子性善惡混之說也生之謂性佛氏作用是性之說也性無善無不善蘇氏胡氏之說也經孟子辨明其謬說猶紛紛不息者以孟子未言氣質之性無以解諸子之惑故也至宋儒發明氣質之性孟子性善之旨已瞭然矣而陽明復竊其無善無不善之說以張宗旨謂心之體無善無惡如其所言則是人之爲善於性無所與爲惡於性無所損矣佛氏曰不思善

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陽明之言固釋氏之邪說亦告子之眞派也

良心者仁義之心也旦晝之所牾亡牾亡此良心也夜氣之所存存此良心也人之良心雖放本然之性亦時流露於日用之間不至盡絕到夜閒休息其氣漸清理亦漸明所以平旦之氣其好惡猶得人心之同然是必其日閒存得些子夜閒才存得這些子若其旦晝所爲純是一片私欲本然之良斲喪殆盡雖夢寐之中猶是七顛八倒使盡機械早辰才開眼物欲遂交集於前平旦之好惡亦與人相去遠矣理寓於氣之中有是氣卽能存得此理夜氣足以存之旦晝之氣亦足以存之苟能於旦晝所爲一一準乎天理順乎人情不敢稍有縱肆則此日用之間便莫不存得此理在何待夜氣而始存至徒恃夜氣以存之

其人心已不堪問矣至夜氣不足以存名雖爲人心實禽獸惜哉

人性皆善何以人之善不善若是之不同與曰性善者天命之本然也有善有不善者氣稟之各異也氣有清有濁斯人有智愚也有純有雜斯人有賢否也有強有弱斯人有勇怯也故上哲之資清而純下愚之資濁而雜其中人則毗陰毗陽或靜或躁之不同氣稟拘于生初物欲蔽于後起斯人之才遂至于千變萬殊而不可紀極然而物與人分明暗也聖與凡分通塞也暗者不可使之明塞者猶可使之通氣質之性君子終不爲所囿者變化之道是在乎人爲也盡性則人事皆天好學則氣質無權

立一身之主宰而提萬事之綱者其維心乎心也者理之輿也

事物未至理具于心事物既至心卽運此理以應之其靜也動之理所由存其動也靜之理所由發視也聽也言也動也皆心之所統攝也蔽交於前其中則遷也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皆心之所因應也彝倫攸斃本心以喪也仁民也愛物也皆心之所運用也一物不得其所則心有所不忍也心之爲物靈變不測出入無定時也因應無定在也放而縱之茫然莫知其所至也苦以拘之又急迫而不能久也御之以理而居之以敬動靜交修內外夾持庶能保之而不失耳嗟嗟心與迹非判然爲二者也存其心所以爲應事之本者也敬其事所以安其心也徇于物欲而不返者邪也憂其力之所不能思其智之所不及者妄也屏見聞絕思慮以求其心之不動桎梏其心者去日用棄人倫直心放則仁失心存則仁存求其放心

者即求仁也學問之道固非一端無一非所以求放心即無一非所以求仁格致所以窮此仁也誠正修所以體此仁也齊治平所以推此仁也一言語無非仁之所在慎言即求以存仁一舉動無非仁之所在謹行即所以存仁是故人欲求仁不可不從事於學問學問充則仁可得而全學問不充則仁不可得而盡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謂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也後人誤會此旨遂謂人不必講學讀書只要存得本心吾不知學問之功不深此心何由而存幾何而不流於異端哉

人極衍義

人身一天地也得天地之氣以成吾形得天地之理以成吾性精氣其天之覆幬乎骨肉其地之持載乎聲音風雷之鼓盪乎

血液雨露之涵濡乎毫髮草木之榮滋乎經絡山川之條理乎
呼吸晝夜之循環乎寐興寒暑之往來乎老幼死生元會之遞
降乎曰仁曰禮元亨之通乎曰義曰知利貞之復乎天地一大
人也人一小天地也心天地之心行天地之事其量固未嘗或
隘也蓋天地人同一太極也理之一也天地人各一太極也分
之殊也其分殊其理一分之有眇合之無閒也由是觀之太極
之在天地遠而難明者也太極之在吾身近而易見者也明乎
吾身之太極天地之太極不外是矣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正
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平天賦靜平人靜而終不可分也其
指此心見性成佛者戕賊其心者也其體不立其用不行烏可
言養心

二帝三王之法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天大經大法萬世

競其豐富勢敵王侯貧者皆天之所生至求一立錐之地而不可得富日益富貧日益貧匪天之于人有偏君不能制產故也井不必盡畫也卽今之地勢可限也水不必盡溝洫也卽今之陂池可漑也宅不必盡五畝也卽今之廬舍可居也惟正其經界定其多寡計民之數而授之則天下之貧富可均天下之民志可定矣子之貧富不均父母不忍也民之貧富不均天地亦不豫也法雖創于先王道則準之天地師其意而行之庶斯民盡有所歸耳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

西銘講義序

西銘言仁之體也義已見於其中程子以理一分殊贊之其理無餘蘊矣朱子懼後人之難知也爲之作解義使天下學者知句句有箇理一分殊在然而世之能遽悟其旨者亦鮮已西夏

澤南爲諸生講西銘用伊川分立而推理一之旨作講義示之
每句始言一家之父母兄弟繼乃推到天地民物因其分之立
者以明其理之本一又繪一圖上下推布於理一之中分之森
然者益明以附於朱子解義之後爲初學設也夫西銘之理一
不難知也分殊難知分殊不難知也分殊之中各有其處之之
道難知然而豈知之而遂已哉人稟二五之精以生理卽從而
賦之天地萬物皆吾一體雖其中親疏殊情貴賤異等而其天
理之流行實未嘗有一毫之稍閒如一身然冠則以之尊其首
服則以之章其身鞋纊以之塞其耳履舄以之重其足隨形付
物各有所當而疾痛疴癢要皆息息之相關其氣稍有不貫則
手足痿痺爲之不仁有不可閒隔故也是以古之君子親親而
仁民仁民而愛物必皆有以盡其當然之則向使於分殊之處

一毫有所未善則此一理之渾然者遂有所虧而莫周義之不盡又何以爲仁之至哉西銘所以言仁者至矣所以言義者亦明矣讀是書者必卽其理一分殊之旨知之明復處之當俾吾之所得諸天地之塞天地之帥者爲不失則亦庶乎其克肖矣程子曰充得盡時聖人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

小學韻語敘

余道光戊申課徒左氏芭蕉山房日與諸生講小學大學之方諸生以朱子小學一編爲人生必讀之書惟語句長短參差不齊小兒初入學遽以此授之往往不能以句思欲有以便於讀而不得余因爲之撮其大要輯爲韻語復取古人註疏附於其下令其隨讀隨解諸生樂其誦之易也方欲鋟之木而粵匪之禍起矣自戊申以來迄今九年一夫倡亂禍延東南天下絃誦

之聲或幾乎熄余以一介書生倡提義旅馳驅於吳楚之間而
其一時同事者及門之士居多共患難一死生履險蹈危絕無
顧惜抑何不以利害動其心耶當天下無事之秋士人率以文
辭相尙有言及身心性命之學者人或以爲迂一日有變昔之
所謂迂者奮欲起而匡之救之是殆所謂其愚不可及者與亦
由其義理之說素明於中故也余自愧德薄不能以身教人竊
幸諸生克自奮發不負其平日之所習尤願其益相策勵日親
當代崇實之儒拔本塞源共正天下之學術學術正則禍亂有
不難削平者非徒恃乎征戰已也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
興斯無邪慝矣此之謂耳諸生軍務倥傯之餘尤日取此編相
爲參訂恐因亂而失也付於攻木氏余因有感於當世之務復
慨乎其言之

姚江學辨

陽明先生曰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卽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
論性不明亦是爲學者各執一邊祇得如此說若見得性明白
時氣卽是性性卽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氣者理之運用理
者氣之條理無條理則不能運用無運用則亦無以見其所謂
條理者也

孟子言性善後世論性者紛紛不一至宋儒分言義理之性
氣質之性道始大明于天下蓋人性皆善因乎義理之同然
其心有善惡之不同者氣質各殊故也雖曰天命之理不離
乎氣之中要之理自理氣自氣實有不相蒙者陽明曰性卽
氣氣卽性又曰氣者理之運用理者氣之條理是告子生之

謂性矣佛氏之作用是性矣烏足與言性哉嘗讀孟子之書
雖未明言氣質之性而其言性與氣者亦多矣雖存乎人者
豈無仁義之心哉牾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謂夜氣不
足以存仁義也夜氣卽仁義豈人之違禽獸不遠者無仁義
亦無夜氣乎其爲氣也配義與道謂養其浩然之氣足以配
道義而行之也道義卽氣何以謂之配乎王子之居移氣卽
爲移理何以不如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孟施舍之守氣卽爲
守理何以不如曾子之守約乎是一是二固不待辨而明矣
且也理卽是氣則血氣未定卽爲理之未定血氣方剛卽爲
理之方剛血氣旣衰卽爲理之旣衰君子之戒色戒鬪戒得
亦甚覺其不順乎理也已陽明不然宋儒之分言氣質以爲
理卽是氣獨不思乎孔孟之言理與氣早已判然也哉且夫

理至一者也氣不一者也氣運有古今道不以古今而殊也
風氣有南北理不以南北而異也氣數有壽夭窮通理不以
壽夭窮通而增減也氣稟有智愚賢否理不以智愚賢否而
加損也果如陽明之言則堯舜性之湯武身之其稟氣之清
者故其理亦善也能虎之狀豺狼之聲其稟氣之惡者卽其
理之惡也中人之性可以爲善可以爲惡亦其理之有善有
惡也凡天下之人有躁氣有暴氣有乖氣有戾氣有惰慢之
氣囂張之氣邪靡之氣噍殺之氣皆不得謂之爲非理匪特
主持風氣挽回氣運與自立乎氣數之學可以不必卽變化
氣質之功亦可以不用矣尙得成其爲人乎哉夫學陽明之
學者無論矣明儒之中亦有力詆陽明爲禪爲佛者而於理
氣合一之說終不敢以爲非抑亦未之思耶

陽明曰夫心之本體卽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卽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懼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昏昧放逸流于非僻邪妄而失其本體之正耳矣

明道謂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卻是自己體認出來良知卽是天理體認者實有諸己之謂也

良知者心之本體卽所謂恆照者也

爾那一點良知自爾自家的準則爾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祇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善便存惡便亡這裏何等穩當快樂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舊看何等玄妙今看原是人人自有底耳原是聰目原是明心思原是睿知聖人只是一能之耳能處正是良知眾人不能只是箇不致知何等明白簡易

人要知道這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妄念這裏一覺都自消融
真箇靈丹一粒點鐵成金

吾良知二字自龍場以後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與
學者費卻多少辭說今幸點出意真是直截學者聞之亦省卻
多少求索一語之下洞見全體學問之道至此已是十分說得
下落但恐學者不肯實去用力耳

薛尙謙鄒謙之馬子辛王汝止侍坐因歎先生自征寧藩以來
天下謗議益眾請各言其故有言先生功業勢位日隆天下忌
之者日眾有言先生之學益明故爲宋儒爭是非者亦日博有
言先生自南郡以後同志信從者日眾而四方排阻者日益力
先生曰諸君之言信皆有之但吾一段自知處諸君俱未道及
耳諸友請問先生曰我在南郡以前尙有些子鄉愿底意在我

今信得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著些覆藏我今纔做得箇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說我行不掩言也罷

良知二字本之孟子曷病耶曰非良知二字之病陽明所言之良知有病也陽明所言之良知非孟子之所謂良知也人之爲人有心有性有情仁義性也愛敬情也知愛知敬者心也人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卽得天地精英之氣而爲心心之爲物虛靈不昧性之具于其中者能燭照而不差事物之來心卽運此理以應之能知者氣之靈也所知者心之理也孟子言良知隨明之曰知愛其親知敬其長又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欲人卽此知之自然者以見仁義爲吾性之固有非謂良知卽天理也四子之書言知者多矣曰知德曰知道曰知禮曰知止曰知性知天言道言德言止言天言性此指理

而言也未有以知爲理者陽明謂良知卽天理卽本體蓋誤認氣爲理矣誤認心爲性矣孟子之言豈如是哉且也人稟二五之氣有或清或濁之不同故其心之所知有或廣或狹之各異稟氣之最清者知之所及自能徹始徹終其次則其氣不能極清故其知不能極明人無不知愛其親也愛中之條理孰能悉周人無不知敬其兄也敬中之儀節豈能盡照知愛知敬者天性之同然有不能盡知者氣稟之有限也試卽天下之人觀之事有知其大綱而不能知其細微者矣有知其一偏而不知其全量者矣且有語以一理多方導之而不能悟者矣投以一事竟日思之而不能會者矣彼其心豈無良知哉特以資自所蔽而不能遽知耳孟子言知言知性言博學詳說嘗示人以學問之道蓋必有學而後可以充其

知固未嘗以此良知遽欲人廢學也陽明則謂人人有此良知是便知是非便知非且謂至誠之聰明睿知是人人皆有底誠如是天下皆聖人矣天下皆生知矣孔子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其言甚謬矣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言不足信矣何以古今來昏昧者若此其多聖人若此其少乎捐棄學問徒恃良知孟子之言又豈如是哉然則陽明之於良知何津津言之不置耶曰陽明之學佛氏之學也陽明之良知卽佛氏之本覺佛者覺也覺有始覺有本覺本覺者常住不動真性如如者也始覺者由悟而入者也佛經多言慧言智曰真識曰善知識曰藏識海曰平等智慧曰不生不滅等是智曰如來清淨智曰識宅皆指其本體而言蓋佛氏以知覺爲性故以慧智言本體也陽明奉此邪

說自以爲絕大神通曰良知卽天理卽本體眞性如如之本
覺也曰覺得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妄念都是消融由悟
而入之始覺也達摩不立言語文字卽心卽佛陽明掃除學
問主良知以立教是爲謹守孟子之言乎抑亦悖叛孟子之
道而入達摩之室乎顏子沒而聖學亡孟子之學久爲良知
家所鄙棄不過借此二字以遮蓋佛氏頭面已耳故曰陽明
所言之良知非孟子所言之良知也陽明白南郡以來始以
致良知爲宗旨前此猶未溺於此乎曰陽明白幼卽篤信二
氏特未於孔孟書中得此二字以爲改頭換面之具故屢費
辭說而猶不能明其意及其辭之旣窮又不能遁入舊說此
陽明白謂有鄉愿底意思也及此二字入手遂不難舉孔孟
程朱之旨盡納之佛氏矣不亦無忌憚之甚哉

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家說無從出離生死上來卻於本體上加卻這些意思在便不是虛無的本色便於本體上有障礙聖人祇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著些子意思在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大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形貌聲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地障礙聖人祇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發用流行中未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良知的障礙

問佛以出離生死誘人入道仙以長生久視誘人入道究其極至亦是見得聖人上一截後世儒者又只見聖人下一截陽明曰所論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見偏了如此若是聖人大中至

正之道徹上徹下直是一截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
天地萬物皆實理之所爲也理至虛也而有至實者存理至
無也而有至有者在故天得此理有以成其爲天地得此理
有以成其爲地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得此理有以成其爲日
月風雷山川民物人稟天地之精英以生性之具於其中者
爲最明蘊之爲五常之德發之爲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
施之爲視聽言動與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由是而仁
民由是而愛物由是而贊化育參天地莫不因此理之自然
者爲之綱維於其間分雖殊理實一也是故聖人者順此眞
實之理以達其用于天下民彝物則所以常存于宇宙也仙
佛者滅此眞實之理而陷溺于虛空日用倫常所以盡去之
而不顧也今其言曰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

實佛家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是實以聖賢之
眞實而爲佛老之空虛也誠如是是必掃天下之至實而盡
歸之于虛滅天下之至有而盡歸之于無矣卽令不盡掃之
盡滅之而其所以視此至實至有者皆爲外鑠而不出于性
之本然矣匪特口耳鼻舌身意及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
之倫可以棄之而不顧卽天之運地之載日月之照臨風雷
之鼓盪山川之流峙民物之蕃生皆歸夢幻而適見其多事
矣充陽明之說是不至毀滅天地消融民物而不已也豈其
然哉夫仙家說長生佛家說脫離生死苦海此固背叛天理
以自私自利者也然莊子外形骸一死生養生之說已爲其
所不屑言佛家以阿羅漢獨了死生爲下乘運載無邊得無
上菩提爲上乘則超免輪迴猶佛說之最低者卽教仙家不

言長生佛家不言脫離生死苦海其所以爲教者與聖人之
道同乎異乎舍其虛無之大罪徒責其長生輪迴之私利是
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耳至謂儒者之教與仙家長生久視
誘人入道佛家之出離生死誘人入道徹上徹下原自一貫
是不僅聖人之道無異于佛老之虛無而其所以自私自利
者亦與之無別矣言之不經亦至此極哉陽明自幼酷好二
氏十七歲入鐵柱宮見有道者叩之得聞養生之術後又聞
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厯巖險訪之因論最一上
乘乃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三十七歲居龍場驛中夜悟
大學格物之旨始謂大學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
者誤也五十歲居南昌始揭良知之學教人自謂千聖相傳
一點骨血聖賢實有之旨盡從而變亂之蓋其浸淫于二氏

者深矣人苟不深格致之功確見聖道之所在不爲邪說所亂者幾希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曰孚問曰先儒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如何先生曰夫我則不暇公且先去理會性情須能盡己之性然後能盡物之性

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友早晚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至勞神成疾當初說他直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勞思成疾相與歎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居夷三年能見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工夫決然以聖人爲人可到

程子九條言格物之功罔不切於身心此條謂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以矜博洽也特以一草一木各有至理取之必有其道用之必有其節亦不可不審察耳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故仁民之心重且長愛物之心輕且短非不欲重且長也物與我既同生而弗類則其愛之之勢亦不能徧及者其格物也亦然於身心家國天下之道窮之必極其精究之必盡其量而於草木鳥獸亦惟察其所以取之用之之道而已蓋其所以格之者卽格我所以愛之之方不格其理則必有不得其宜者矣使謂草木鳥獸不必致察則孔子所謂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不亦無所裨益也哉若夫亭前竹子之說不過陽明設言以嘲格致之學者耳彼將格生竹子之道乎萬物稟天地之氣以生形形色色莫非孕此

清信堂文集卷一百一十一
二五之精不必獨卽竹子格之也其格竹子之用乎則彰明較著不勞如此之審索也以智慧之陽明七日尙不解竹子之道陽明何若是之愚乎以不學而知之良知七日尙不解竹子之理良知何若是之昏乎以不肯格物之陽明于日用倫常不肯稍爲窮究于一竹子竟格至七日而成病又何舍其所當格而格其所不必格者乎此嬉笑怒罵之言實未嘗有其事耳

愛曰著述亦有不可闕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語謎矣聖人何苦爲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之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春秋弑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相沿世儒之說未

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某弑君卽弑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弑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卽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聖人述六經只是欲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於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嘗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若是一切縱人欲與乎滅天理底事又安肯詳以示人長亂導奸也

詩非孔子之舊本矣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此是孔門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此是長淫導奸矣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之數蓋淫佚之詞世俗所喜傳於今閭巷皆然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春秋一書聖人卽二百四十年行事筆則筆削則削以定其事之是非而垂萬世之法戒而其事之源委自必觀傳而後明聖人非厭魯史舊文詳載奸亂之事故削之以杜其禍也欲人知某事爲可法某事爲可戒筆之削之以寓其褒貶也陽明謂已書弑君書伐國何必更問其弑君伐國之詳一切縱欲滅理之事聖人必不肯詳以示人以長亂而導奸誠如所論則春秋之詞雖簡亦旣明書其弑君矣明書其伐國矣豈遂不足以長亂而導奸乎是聖人必掃滅古今之惡事使天下之人耳不得而聞口不得而言而後可以正一世之心又何必明書其惡以示天下萬世乎哉詩之爲義朱子論之特詳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二語可以括三百篇之大旨而發思無邪之蘊陽明謂孔子

所定三百篇皆是雅樂鄭衛之詩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之數不知太史採詩以觀民風欲以觀民風之邪正也使徒採其詩之善者而去其惡者民風亦無由而觀矣詩可以觀以觀其得失也使有勸而無懲學者亦何由而觀之聖人之放鄭聲也不令其聲奏之於郊廟朝會以其能溺人聽也而不刪其詩者欲以見風俗之邪正使人知有所戒也又何疑其爲世儒之附會以足三百之數哉詩與春秋二經聖人所以善惡並存者原以昭古今之法戒使謂詩之淫亂者必刪去而不可存則春秋之弑君伐國聖人亦不必筆之於書矣陽明之學喜簡而厭繁春秋經聖人之筆削則不敢議遂謂傳可以不存詩有鄭衛之風遂謂是後儒之附會總之欲人措其心於語言文字之外不復窮經以致用耳豈有

他哉

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巖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何相關先生曰爾未看此花時此心與爾心同歸於寂爾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爾的心外朱本思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先生曰人的良知便是草木瓦石之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爲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爲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以爲天地矣蓋天地萬物原是與人一體體必有主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雲雷雨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是一體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爲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

人之與物同稟此天地之理以成性同稟此天地之氣以成
形天地萬物皆吾一體故五穀可以養人藥石可以治病以
同此氣故也然其理雖一而其氣則有靈明頑蠢之不同故
物之與人有絕不相通者夫飛禽走獸有血氣斯有知覺也
草木則無知覺矣巖谷之花自開自落不以無人看而寂然
不以有人看而感通陽明謂未看花時花與人心同歸於寂
至看花時花色便明白起來果何從見其明白乎草木猶有
生機者也瓦礫則無生機矣頑質蠢魄冥然罔覺碎之則痛
癢無關存之亦情意胥絕陽明謂草木玉石之良知卽是人
之良知果何從見玉石之有良知乎蓋陽明之學本之釋氏
其以天下無心外之物此楞嚴經所謂山河大地咸是妙用
眞心中物也巖花開落與心無關則花在心外矣不得不曲

言花色一時明白也以良知爲天理此佛氏之以知覺爲性也草木玉石無良知則天下有性外之物矣不得不言草木玉石之有良知也不知性屬乎理知屬乎氣氣旣不同靈頑各別花色卽不明白固無害於此氣此理之同草木玉石雖無知亦無害於此氣此理之一陽明矜言萬物一體實不明乎萬物一體之道故其言遂如是之牽強耳大珠和尚曰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卽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還能應用彼以般若法身在黃花翠竹之外蓋亦不知此氣此理之同故也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誠哉是言也蘇秦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後世事變文章許多豪傑名家只是學得儀秦故智善揣摩人情無一息不中人肯綮故其說不能窮儀秦亦窺見得良知妙用但用之於不善

古今樂言良知者莫陽明若也古今來之誣良知者亦莫陽明若也良知者本乎天理之自然而出者也仁也自能知其爲仁義也自能知其爲義斯謂之良知機械變詐不循乎理之當然良知之賊也古之人性道精明義理昭著陰謀詭譎概不敢用而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詐與不信亦自能先覺之能充其良知之量故也張儀蘇秦妾婦之道也揣摩人情無一些不中肯綮妾婦中之慧而黠者也三代而還正學不行事變之來人多師其故智以僥倖成功是以禮義日見其喪亡人心日見其偷薄其所以錮蔽此良知者甚非淺鮮陽明於儀秦之智稱之爲聖人之資稱之爲窺見良知妙用亦何其相賞之甚耶蓋陽明以虛爲性不肯講求義理惟憑此心良知矜爲妙用自闔自關自舒自卷自以爲絕大神通是以

於儀秦之故智不禁津津樂道之孰知其所以揣摩人情者
正所以戕賊其天理哉宸濠之變陽明之功鉅矣爲國擒賊
其志可謂忠矣嘗考其成功之由陽明聞濠反恐其徑趨兩
京僞爲兩廣提督軍門火牌云率狼達兵四十八萬齊往江
西公幹濠見檄果疑未發又欲離濠之將士也作賊心腹李
仕實劉養正僞書賊將凌十一閔念四投降僞狀濠偵獲之
是以疑養正而不信其謀大功之成皆因用反間之力濠闇
而多疑故無一不中肯綮耳除逆勦賊此固忠勇之舉無可
議者而其作用則儀秦之故智也嗚呼陽明其亦善用權術
者與

答羅整菴先生書曰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
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

毫釐之差而千里之謬實起於此不可不辨孟子闢楊墨至於無父無君二子亦當時之賢者使與孟子並世而生未必不以為之爲賢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耳楊氏爲我行義而過耳此其爲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於禽獸夷狄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者也今世學術之弊其謂學仁而過者乎謂之學義而過者乎抑謂之學不仁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尊尙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呶呶於其閒噫可哀矣韓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壞之先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嗚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

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眾方嘻嘻之中獨出涕嗟
若舉世恬然以趨而獨蹙額疾首以爲憂此其非狂病喪心殆
必誠有大苦者隱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爲
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
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矣

古今之深詆朱子者莫如王陽明一人也人皆謂其致良知
其之說與朱子格物致知異而不知其所以與朱子異者不僅
在格物致知也夫不僅格物致知與朱子異何獨於朱子之
格致詆之如是之深耶曰凡朱子之所言者皆古聖賢之所
已言者也古聖賢已言之則不敢直詆之格物致知大學缺
其傳朱子獨補其亡故遂以爲亂聖賢之旨而悖大學之道
不遺餘力以詆之也然則陽明之所以異於朱子者又何在

與曰其本體異也其大用異也體用之異可得而辨與曰朱子以性爲有善無惡陽明以性爲無善無惡也朱子以性爲理心不可謂之性陽明以心爲性吾心之靈覺卽天理也朱子以仁義禮智爲性之本然陽明以仁義禮智爲心之表德也此本體之所以異也若夫善念之發朱子以爲率性陽明則謂心體上著不得些子善念也好善惡惡朱子以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陽明則謂心之本體本無一物著意去好善惡惡又是多了這分意思也萬事萬物朱子以其理皆具於心日用倫常各有當然之則陽明則以事物爲外來之感應與心體無涉以事事物物各有定理是爲揣摩測度於其外也此大用之所以異也蓋惟性善則實實則萬事無不實故必下學上達而後能優入乎聖域此格物致知所以爲明

善之要也性無善則虛虛則萬事無不虛故一悟本體卽是工夫此卽物窮理陽明所以視之爲外也兩家意旨如冰炭之不相入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勢有不可兩立者向使僅格物致知與朱子異所以言全體大用者無不同則所以不同者雖偏而其所以同者尙不失爲聖賢之道孰知南轅北轍其相懸殊已至於此哉嗟乎古之佛老猶在吾儒之外也後世之佛老則在吾儒之中以其陽儒而陰釋也昔之陽儒陰釋猶以佛老之理隱託乎聖賢之道也今之陽儒陰釋則直以聖賢之道折入於佛老之中是故孔孟之言不敢直詆之也則創爲一說以解之謂孔孟之道卽吾之道也朱子之言可以直詆之也斥朱爲洪水而不惜毀朱爲猛獸而不顧以己之詆朱比孟子之闢楊闢墨而不慙以朱子之道非

孔孟之道所以異於吾之道也無如當時崇尚朱子者多也
當時之推尊朱子者至也一日舉而闕之無以杜天下之口
乃錄其言之與己相似者著爲朱子晚年定論謂朱子悟後
之論實與吾道相脗合今觀其書有於全文中摘錄其一段
而首尾之異己者去之矣有朱子中年之書指爲晚年者矣
夫不知其晚年而誤以爲晚年可也觀其答整菴曰中間年
歲早晚誠有未考是又明知其非晚年之書誣之以欺人也
嗟乎陽明欲以此欺當時耶當年已不可欺矣欲以此欺後
世耶朱子之書具在又安得爲其所欺哉夫朱子之道孔孟
之道也格致之旨孔孟之嫡傳也孔孟之精微非朱子無以
發濂洛之蘊奧非朱子無以明掃功利排佛老摧陷肅清義
精仁熟此功直在萬世也孔子之聖不以無人議而有加朱

子之道不以有人言而或損乃欲以佛老之虛寂毀聖賢之
功修曾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文集

性理

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人得陰陽之氣以成形卽得太極之
理以成性孟子曰性善斯誠足以開斯民之愚蒙啟萬世之聾
聵者也但性有天命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命之性者維皇降衷
厥有恆性全體渾然初無偏倚此溯原於太極者也氣質之性
者天以此理賦之人必隨是氣以與之氣有互陰互陽之不同
故質有或昏或明之各異得木之性居多者清則仁慈濁則柔
靡得火之性居多者清則高明濁則暴烈推之於金於水於土
亦然此稟受乎陰陽者也告子言性惟因其氣質之不同而不

能溯其大原孟子明辨乎天命之初以揭其本然之理特未指
言乎氣質故終無以祛斯人之惑有宋程氏出始以天命之性
兼言乎氣質之性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故朱
子稱程子闡性之功爲最大焉雖然人之所以稟乎氣者不同
人之所得是理者未嘗或異有人於此其性急躁一日自知其
失痛自損抑其人則爲和平之人也其性柔緩一日自知其非
勉自振作其人則爲剛健之人也自古至今其得氣之極清而
爲聖人者少其得氣之極濁而爲下愚者亦少其餘奮其力皆
可以爲聖賢縱其欲皆可以爲庸昏蓋從容中道者渾然太極
也修身體道者復反此太極也困知勉行百倍其功以至於明
至於強者仍不失此太極者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非虛
言也特人自不爲之耳丹朱商均氣質固自不美又不肯用力

於道雖有其父亦無可如何向使自深其克復之功未必不可
以任天下之重桀紂昏庸詬病萬世苟能充其聰明才辯之資
以求道當不至於如此如水之在河昏濁已極汲而澄之可以
使清也珠之在泥光輝已掩出而滌之可以使明也人不能言
致其力而反謂其性之不善其爲自暴自棄亦已甚矣聖學不
明人性日失牛山之木徒供伐牧可勝惜哉其昏庸文辭豈而
夫誠道德性其大限益麻木之人也其性柔慈性甘自味其非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無一理之不具於心者道之體也率其性
之本然發之於日用事物之間者道之用也大禹之治河也鑿
龍門疏底柱瀾孟津循其自然之迹以輸其水於海更千餘年
天下無水之患至漢黃河決水失故道潰浸盈溢之禍迄今終
不可救人之於道也亦然苟得其道以之齊家國育萬物參天

地而無難苟失其道以之治一身而不足中庸言道推本於天命之原是蓋明道之所以爲道實吾性之固有而其體道之功則必求之於卑邇而不求之於高遠蓋爲父爲子自有父子之道盡其道則太極之理見於父子也爲君爲臣自有君臣之道盡其道則太極之理見於君臣也爲夫爲婦自有夫婦之道盡其道則太極之理見於夫婦也爲兄爲弟自有兄弟之道盡其道則太極之理見於兄弟也誠能竭人事之當然固無不合乎天命之自然者有人曰吾欲成泰華之高而此一簣之微吾不屑覆之也吾知其必不能成其高也有人曰吾欲成湖海之大而此一勺之水吾不屑聚之也吾知其必不能成其大也舍日用事物之端而求道於茫茫微渺之域無怪其不知道也已夫修道者君子也悖道者小人也敦我天倫植我天紀序我天秩

復我天常君子之所以吉也墮名教壞綱常毀忠信崇奸宄小
人之所以凶也遵道者安棄道者危守道者存叛道者亡人而
自外乎道而猶謂其能誠此身也豈理也哉唐虞以降傳道統
者數聖人而此數聖人者亦不過盡一身當然之則堯舜性之
也全此身之道者也湯武反之也體此身之道者也禹皋伊旦
孔曾顏孟存此身之道者也達而行道於天下是以此一身之
道以教天下之共由此道者窮而明道於萬世是以此一身之
道以俟後世之繼任此道者人無異人道無異道古之聖賢豈
欺我哉有宋諸儒發堯舜之薪傳續孔孟之微脈聖賢之道益
以大明於天下後有作者讀其詩書考其緒論身體而力行之
可無餘事矣

人之爲學必先立志志不立雖以至易爲之事逡巡畏縮廢然而無所成志一立雖以至難爲之事鼓舞而不可禦夫所謂立志者志爲聖人而已矣今人安於卑陋與之言爲聖人莫不大驚小怪謂此豈吾輩所能勝不知聖人者亦祇盡夫一身之所當爲也亦祇全乎人之所以爲人也孝如大舜孝之至也於子道未嘗有所加也忠如周公忠之至也於臣道未嘗有所益也雖其生知安行非尋常所可驟及然加以困勉之力亦可漸臻於遠大蓋人稟天地之理以成性其理足以應萬事而無所虧稟天地之氣以成形其氣足以配道義而無所餒苟銳其奮往之志一日用力於仁至重也吾自任之至遠也吾自致之又何事之不可成何境之不可臻哉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其自暴自棄亦因乎志之不立耳夫志

立矣而其用功之道又不可不講窮理者所以離夢而就覺也
格物致知必期本末之兼明居敬者所以祛欲而全天也存心
養性必務動靜之交修不居敬則無以立窮理之本不窮理則
無以明居敬之功不本末兼明則其所知者不全不動靜交修
則其所守者必偏是以程子之九條朱子之補傳曾子之戒欺
求慊子思之存養省察無不切切言之以爲聖學之準繩吾人
之步趨也至日用倫常各有當行之道今人學之不進者動謂
以事累之不知事之所在卽爲道之所在事爲我所當爲是合
依理行之則處己接物無非學問工夫天下無事外之道欲存
心而厭事必作禪入定而後可也聖賢之學豈如是哉

附錄

先生嘗曰某自幼貧不能讀先大父暨父母鍾愛之四歲命讀

書十歲出就外傳時大父年將七十矣家業零落四壁蕭然至不能具饘粥一聞予讀書聲則撚鬚自喜飢寒俱忘館中饗飧不能繼恆典衣質物易食食之大父一布袍親持入典肆者六七次皆爲予讀書也得米無遠近必親送之館嘗曰吾之以汝讀書者欲汝明大義識綱常不墮先人清德耳

年譜

先生家酷貧溺苦於學夜無油抱卷讀月下倦卽露宿達旦

李元

度撰別傳

道光乙未大旱饑疫作先生罷試徒步歸夜半叩門則其妻方以哭子喪明時飢甚索米爲炊無有也

同上

先生自少篤志正學好儒先性理書賀公長齡唐公鑑皆重之賀公延課其子

同上

先生在軍四載論數省安危皆視爲一家骨肉之事與所注西

銘之旨相符其臨陣審固乃發亦本主靜察幾之說而行軍好

相度山川脈絡又其講求輿圖之效

曾國藩撰
神道碑銘

或問制敵之道先生曰無他大學知止數語盡之矣左氏再衰

三竭之言其注腳也

同上

羅山弟子

李先生續賓

李續賓字迪菴湘鄉人沈毅寡言笑膂力過人習騎射能挽三石弓羅山講學里中折節受學與弟續宜並在弟子列咸豐三年湘勇始起先生秉父令從師將右營嘗以千人破數十倍之眾塔忠武歎為名將半壁山之役賊勢甚盛軍士逃者三人自追還揮淚斬之軍心乃固卒以大勝每戰克捷軍中羅山挈持大綱其戰守機宜胥付先生及羅山卒遂統全軍克武昌下九

江磔林啟榮詔援廬州所部精銳多留守湖北又分守所收諸城鎮故其力益薄抵三河集賊目陳玉成李世賢遽以十萬環攻或勸突圍先生曰軍興十年皆以退走損國威今日固必死取所奉廷旨批摺焚之曰不可使宸翰辱賊手乃開壁躍馬馳入賊陣死之年四十有一舒城難民尋得遺骸送大營歸葬先生

生在軍已授浙江布政使至是贈總督諡忠武有奏疏一卷書

牘二卷

曾國藩撰神道碑銘 李元度撰別傳 朱孔彰撰別傳

鍾先生近衡

鍾近衡字苔洲湘鄉人少端慤與弟近濂同師事羅山與聞宋儒飭躬克己之緒自立課程日注言動見聞于冊有過則立起自責如疢疢之在躬必去之而後快羅山亟稱之嘗語劉孟容曰吾門爲己之學鍾生其庶幾乎咸豐四年三月先生從王壯

武追賊於蒲圻羊樓司陷圍力戰死之近濂字楚池同死羊樓

司之役並從祀羅山祠 參朱孔彰羅忠節公別傳

按朱孔彰中興將帥別傳有羅山弟子目錄一篇自李續

賓鍾近衡外有王鑫字璞山諡壯武李續宜字希庵諡勇

毅劉騰鴻字峙衡諡武烈蔣益澧字薌泉諡果敏楊昌濬

字石泉鍾近濂字楚池羅信東字介山羅信南字雲浦羅

信北字鏡莖羅鎮南字曉春易良翰字臨莊易良翰字芝

生謝邦翰字春池左樞字夢星康景暉字斗南翁貧登字

雲窗朱宗程字鐵橋潘鴻燾字伊卿王開仍字心牧又有

陳達謝綱齋賀彝齋左月樓左黼臣左植臣凡二十七人

或著戰績或負時名而學詣不可考見附記於此

羅山交游

曾先生國藩 別爲湘鄉學案

胡先生林翼 別見湘鄉學案

左先生宗棠 別見湘鄉學案

劉先生蓉 別見湘鄉學案

郭先生嵩燾 別爲養知學案

武進城於蒲圻羊樓司陷因力戰死之近濂字楚池同元羊樓

司之役並從祀羅山祠

按李孔彰中興將帥則得有羅山弟子目錄一篇自李績

賓鍾近衛外有王銀字瑛山論壯武李績宜字希唐論勇

毅劉騰鴻字時衡論武烈蔣益澧字蕪泉論果敏楊昌濬

字石泉鍾近謙字楚池鍾倍東字介山羅信南字雲浦羅

信北字鏡堃羅鍾南字曉春易良翰字臨莊易良翰字芝

醇表字高燕

隱表字泰

表表字崇泉

附表字林翼

清儒學案卷一百七十終